



太華詩社存稿

山縣稜編
金

特別
1106
16



西園叢子
文詩

門入和16
1.106
卷

大新館集

詩稿

漁村晚眺

壬申稿

大洋 山縣孝亶 亶公著

秋風吟步立漁磯遙望怒濤動地飛海上千帆看不見寒村一半帶斜暉

釣鱸

扁舟投餌愛閑居兩岸秋風搖落初簷簷竹竿盈月色清光釣得松江魚

靜女怨

憶昔南山去馬嘶無情白雪埋蹤蹊即今瞻望涕如

雨遙夜思君夢裡迷

又

雙袖翻風金縷曲
銀臺賓客淚沾衣
思君芳野山頭去
白雪漫漫猶未歸

客中七夕

萬戶曉衣乞巧樓
三更把酒望牽牛
偶爲異客逢佳節
誰豈不哀羈旅愁

又

鵲橋夜色片雲晴
纖月如眉白露清
誰氏管絃驚客夢
使人更起故園情

晚涼訪友

野徑清風白露寒
晚來訪友罄交歡
忽看太月升盤嶺
景勝憑欄秀可餐

送人從軍赴塞上

鐵馬控絃從將軍
旌旗遙指雪山雲
秋風分手河梁上
預待朝廷坐策勳

又

秋雲慘澹氣悽悲
十萬健兒告別離
繫馬暫歌三疊曲
還期麟閣畫圖時

秋日懷家

癸酉東都之作

河梁手別三千里，旅館空過十五旬。
聞雁忽驚鬢髮，白西風歛淚，念家親。

芙蓉峯

東海削成玉富嶽，雲間突兀比崑丘。
上留萬歲千秋雪，遠照扶桑六十州。

送安部惟貞歸鄉

與子俱來今子去，我留此館獨蕭蕭。
為殷勤酌一杯酒，更盡明朝驛路遙。

又

辭家離別又離別，旅館光陰僅十旬。
可恨此行曾見

少君歸，我為獨遊人。

寄故人

自從折楊花，別手各在東西天。
一方客裡難乾，故國淚悵然倚檻，嘯斜陽。

送人從軍赴塞上

送君河梁上，君今出雁門。
為勸一杯酒，歸來報君恩。

寄富幸知

丹水舟路遠，別後斷人行。
獨拭兩行淚，懷君非土情。

驟雨

層雲出岫望崢嶸，驟雨何來暗海城。
狂電飛光窓外

爛怒雷轟鼓樹梢鳴倏看行潦連江水已覺涼風生
檻檻著屐步庭時極目輕陰散霽夕陽明

九日遊玉江

佳辰登賞玉江邊景嶺山中開綺筵幽苑黃花浮酒
裡疎庭紅樹映欄前回看碧海歌起仰聽翠峯樵唱
傳終日傾杯遊未盡臨風落帽擬晉年

故城秋望

一望高城異昔年西風駐馬更淒然頽垣寂寞埋秋
草殘郭蕭條暗暮烟輦路苔深唯鳥路藉田跡空盡
桑田迎樵欲問荒涼去野鹿呦呦不耐憐

寄友

憶昨玉江共折柳別來雨雪自依依二千里外獨爲
客三十旬餘頻夢歸暮羨宿鴉呼北返朝悲哀雁向
西飛君今在巴水懷否藩邸寥寥儔侶稀

送道士歸山

真遊好去碧山東物外乾坤世事空琪樹林連丹洞
口黃金臺聳彩雲中平生學得登天術今日誰論縮
地工一別遙憐長不死駕龍跨鶴興何窮

文稿

西園主人

曹公著

記滕純友為虜事

壬申秋試

天慶庚子夏六月。藤原純友與官軍戰。終為橘遠保所擒。初純友在洛也。與平將門友善。一日俱登于陂山。觀王城宮闕之美。嘆曰。大丈夫當如此。豈區區屈人下乎。而方今海內英雄唯我與子耳。則合謀非子而誰也。乃盟而別。將門起東魯。武肅所殘。威服房總。遂都于相馬。稱王焉。純友龍舉南豫。略地屠城。懾服海西。天子患之。先使源經基討將門於東。於是乎魯稍定矣。然而純友暴戾睚眦。將睥睨乎王室於

是天子又使源經基及野好古討焉。純友拒之。戰于宰府。不克。遂奔于函崎。檣船泛海。又收散兵攻霸臺。官軍放火。燬船。純友又奔于長府。請救于景家。率軍艦七十艘。復來于函崎。戰焉。大敗。績從者僅二百人耳。左右進死。純友默然。久之。季武鳴秀之曰。從者皆將死。君而何。遲兵。請臣亦殉焉。純友不可。曰。今死無益。焉不如姑歸于豫。而託季子於舅氏。以雪此耻也。急解艤。秀之罵曰。當死而不死。謂之怯。怯者則非我君也。汝為汝我為我。乃率私屬馳。官軍遂闢死。於是乎沿海警備。橘遠保亦警備太嚴。蓋以純友之故國。

故也。六月十日。昧爽。純友果乎來兵。將上岸。有旌旗焉。閃々然。純友侮其少進攻焉。則伏四起。急圍純友。純友大敗。從者僅六騎耳。怒曰。吾一起兵。至今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如此。既窘于函崎。今又困於此。命也。乃大呼馳入官軍。立斃三十騎。官軍不能通焉。乃遠圍射之。中其馬墜焉。而從者皆死。季子為虜。純友拱手就擒。遂面縛上諸遠保。遠保幽之獄。父子相視。淚縱橫而下。時屬盛夏。流汗徹創。痛甚。明日致諸洛之市云。

夜叫死

鷹^カ乎鷹^カ乎維^シ斯^ス鈎^コ甬^コ鐵^{テツ}凡^カ乎攫^レ金^{カネ}眸^メ乎睨^レ鷹^カ乎鷹^カ乎
何^{ナニ}維^シ雄^{オス}姿^{サマ}

老子贊

神耶聖耶容貌之質如天如地無爲之術五千言玄。

與藤子謙

子謙足下平安否。一別之後音容邈我曩者足下為
監于學也。婁受教諭而與相歡居無幾除內宰役祇
于三百里外。甬時僕不幸以塵事縈心。忽茫不能詣
別。深以為憾。今千山萬水雖欲罄一日之歡可得

乎。懽戀之情不可已。故書以求報。足下猶尚日夜黽
勉以盡心時。秋風颯颯。犯肌膚。加餐自審。不既。

武侯贊

屈身如臥龍焉。伸身為王者師。呼鳴鼎足之亂。非君誰出謀奇。

祭藍田先生文

維文化十一年歲次甲戌十一月戊子朔越某日門
生山縣文瑜恭奉酒酌庶羞之真敬祭故國學祭酒
藍田先生之靈呼嗚哀哉天實何厲誰不傷悲昔者
物子始唱古學海隅然仰止其風奎壁膺光維掖成

林一去而降文運忽、斯文將喪最後先生卓出此
地篤信好古堅貞守道能溫能恭踵其正轍眼洞今
古足走四海得斯文極令聞無窮茲擢祭酒日育英
才英才益進芳德日新朝弄春花暮嘯秋月從容數
年告老辭官養病新隍從容于此忽辱其亡嗚呼哀
哉恩惠固極咳唾在耳何日其忘茲念往昔悲心摧
剝嗚呼哀哉尚饗

西園主人

贈赤馬關故人

贈赤馬關故人

吉
長
純

高卧蕭然鰓水邊。

蓬蒿三徑幾年連。

終無北雁傳音素。

空望間關萬里天。

目

甲

又

紫氣遙懸西海濱。
思君幾歲卧風塵。
閉門令尹如今在。
應是青牛東度人。

吉長純

又

相思十載窮川湄。
赤馬閑邊音信稀。
嘗聞其地梅花早。
為報江南第一枝。

吉長純

其地不遠

又

中好政

赤馬關山顯古帝州

故人高望海門秋

由來此地多才子

作賦千共篇成壯遊

又

中好政

海雲南望意躊躇

赤馬關山門萬里餘

歲々年年北飛

故人何報一行書

又

縣作道

憶君書記動雲煙。
自映間關萬里天。
吾亦風流稱同調。
新詩遙贈雁鴻還。

又

縣作道

憐爾幾年客赤關。
凡塵咫尺物方閑。
三秋別後音書斷。
空望天涯數尺還。

又
赤馬關山鬱崔嵬
欲寄相思更難裁
回頭忽聽北歸
應有天涯尺素來

縣
任道

乙

又
一別高樓音信稀
赤關回首海雲微
遙知此地梅花早
為贈江南驛使歸

縣
任道

又

縣位道

赤關南望海雲愁。
千里忠君回白頭。
此地由來娛樂處。
終霄乘興作遨遊。

又

宮原偏

起句未穩

承句茫洋

赤關回望海西頭。
萬里蒼茫波上浮。
君見玲瓏細江月。
月光猶似鰲橋秋。

遙紅憶紅又
各紅天万里長田
亭々孤月赤關傍
更知海上雙珠色
併照懷中白璧光

又
赤馬長山海一方
層樓回首渺波浪
憶君不惜暗投色
遙寄雙珠寫上光

又

宮原倫

遊子高樓自去鄉。
各天相望尚堪傷。
羨君更提一壺酒。
數石^{五色}濱頭對夕陽。

又

宮原倫

赤關南望路茫茫。
元是豐王古戰場。
憶爾登臨海樓見。
潮聲寂寞絕人腸。

第一不成句

又

一從到赤馬關頭。
春去隻來尚掩留。
憐尔歸帆任風日。
幾人江上送仙舟。

又

河梁一別獨悵然。
尺素各天不可傳。
願以翮之彩毫色。
坐看赤馬與豐前。

三四難解

獨平

又

宮原備

赤關海畔玉爲堤。
堤上柳楊拂檻低。
自有唱歌傾國色。
羨君暇日醉如泥。

又

七律

吉少純

懸冠繞載避風塵。
赤馬關邊万里春。
蓬戶誰知原憲宅。
簞瓢獨樂子淵貧。

濁醇不穩

詩成白雪傳高調。
歌罷青樽酌濁醇。
顰石橋頭明月夜。
思君嘯咏曲方頻。

結句寔

中秋慶月

田長純存

會業探題

文政己卯八月十一日

諸葛武侯贊

皇天降災。炎劉稍微。群雄爭鹿。中原如絲。泯泯。勿
。其誰適歸。卓爾帝孫。屢顧柴扉。三分定策。卧龍
忽飛。已維綻裳。復鑒衮衣。割據成勢。十萬出師。紛
。餘燼赫。。焰威。嗚呼鼎足。唯公之依。惟忠惟武。
不典名遠。

平田 淳祥

晏子贊

君子哉晏子。仕齊仕重職。長不盈六尺。胸中汪難。

測奉命聘四方能不辱其國聖人稱善交于天下
可則。

管仲贊

山根 歲拜

尚謀不用兵忍恥能處仁朝會諸侯協和黎民鳴
呼盛哉功歸一人歲寒知松栢國亂知良臣。

八木 直溫拜

魯仲連贊

危哉邯鄲圍城幾旬俾秦稱帝猶恥為臣嗟繫其
志東海逃身。

朱國 胤俊拜

張良贊

魁倚倜儻志氣無倫威且猛邪其負如婦人進履
無恥邪連筭如神五世仕韓王一朝為漢臣經營
乱世安定其民功在群臣上辭祿不辭貧嗟如留
侯者可謂不辱身。

張 諒 拜

漢文帝贊

劉綱未解兆得大橫南面三讓自代詣京衆望所
賴終膺宗盟除刑務農夙致太平身衣弋絺露臺

不營恭儉之德。慈愛之情。蓋出于性。廣施蒼生。

浦上正叔拜

太公望贊

辟暴入海。釣渭得仁。其釣維何。維經維綸。一卷一舒。周室日新。

周布簡

范蠡贊

出兮將相。處則佚民。焦心嘗膽。進同苦辛。鬼蜮拘烹。退全其身。江湖一艇。翻然跡泯。廢居錙銖。更累千緡。既蓄復散。周亟贍貧。嗟鴟夷子。機變如神。胸中灑落。毫不著塵。高風純節。千古罕倫。

芸窗主人

怡顏齋記

澤子雄之宅近櫻江矣。而不見水也。矯首而見江外之諸嶺突起羅立者。於竹樹之梢而已。而松桂梅桃橘柚竹箭之屬。雜植而庭。鑿地疊石。以象泉壑焉。而宅後數畝之地。畫以為菜圃。蹲鴟蘿蔔。葱薤瓜瓠。異畦別區。四時相繼而不乏。足以資朝夕厨味矣。子雄平生尚清儉。味淡泊。無奇器珍玩之好。亦無膏粱文繡之嗜。夙夜近侍於世子忠篤公正。執事惟恪。其適休暇在家也。登起而巡圃畦。時或躬執鋤以耘之。或抱甕以灌之。喜菜苗之茁然日長。樂果蔬之得時。

而有熟矣。既入齋而讀書，覓句意稍倦，則立堂垂繞階砌，眄庭柯以怡顏。此其所以平素從容乎養心適意也。乃問名其齋於余，余命之曰怡顏。取諸陶處士之言也。夫陶處士當晉武之季，寄奴篡奪之際，而屏跡於林丘，怡然樂其閒適，唯以其不為利祿縛，不為功名累也。是以能樂焉。而後其清節高乎百世矣。子雄居恒好詩，愛陶詩之雅淡，又慕其節操之清高，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矣。若使子雄出則擎跪曲拳，附勢趨熱，入則猥雜紛擾，謀財營利，則何以能從容乎樂其閒適乎哉？且其靈府昏濁，心身顛倒，亦何以能忠

篤公正執事，惟怡乎哉？昔者顏子居陋巷而樂，夫子以為王佐之器。伊尹樂於有莘之野，然後出能堯舜其君，又能使其民為堯舜之民也。蓋平素能樂者，而後可以有為而已矣。子雄事君之公忠，執事之勤恪，亦我見之於其平素在家而尚清儉，味淡泊，從容乎怡顏之日也。過此以往，雖居政要之地，亦唯推此心而已矣。乃名其齋曰怡顏，以擬其樂易之德，不亦宜乎。

泚宮賞月詩敘

長門之宮國客授于扶桑之西
渭水之濱城郭回平瀾水之
北流白帝司令瀨氣甲臻素高
月應律日光高無今茲癸丑之
同之僚夢彼我及夢中臨子
謀賞月於是中卜夜泚宮張筵

蘧堂長天會雲一瑞出瀨玉江
萬頃之波泛蘭橈及桂棹金舟
千章之樹敷白露興清風晚庭
直樓安在紅賦飽讀此氣安足
多矣西望紫帶子武夷之層桃李
砌投寧庶幾乎鐘陵之遇維昔
大肆筵席江集城外擊春夕夕
像携酒看唯但社中張子盛衰
有時琴德隨世不有黃鶴焉陽
雅懷茲輯諸篇聊作小序天明
三年癸卯秋月

山根素德撰

頤宮明月篇

中秋同山君及諸子泮宮賞月

豐城先生

高館中秋夜。乘晴興。那窮銀河清。苦水王。
相靜無風迎。月一樽足。停雲數曲陰。更籌。
莫漫問。難復此。筵同。

中秋泮宮賞月。賦示社中諸子。

南溟先生

明月秋風泮水傍。采芹絃管競高堂。阿胡
海上濤聲靜。安武城頭雁影長。雲盡青山
凝露氣。花開丹桂看天香。諸人對此詩應
就。誰得驪珠半夜光。

同前倡誦王建望月詩用其第一句

為冠首作五絕句

中天三五月。懸賞誰看空。^下欲問風流趣。竺
歌在學宮。

庭上諸賢集。月明酒亦馨。司天休覆釜。不
易辨文星。

地際指月城。夜色與他異。泮水一層樓。堪

携斗酒倚。

白壁照良霄。餘光誰不借。縱教超國傳。敢

興秦城易

樹々皆連珠山。不鎖霧。新聲傳幾家。維
是奏靈羽。

樓山人對月。長嘯伴猿啼。我作城中客。賞秋

到晚鷄。

鴉噪夜如晝。夜中月照沙。登樓樂未央。漢

影接西斜。

月夕次韻豐城繁茂

優遊須自愛。載覆下何窮。携酒泮林。月披
襟。灞水風。樂傳韶護古。詩比漢唐隆。俱喜
賞良夜。一堂臭味同。

目前國都講病不赴宴席賦示之

良霄把酒列堂前。伏枕知君獨悵然。不用
人間苦求藥。婦嫁或自月中傳。

十六夜

望後獨登樓。殘膠誰復留。天邊雲霧多。應掩垣娥瘦。

中秋泮宮宴奉次豐城先生韻

滕昌孟

絳帳良宵宴。何論達與窮。尊壘誇逸興。奇
魯見高風。懸月山：朗。連珠句：隆。城中
多少客。此賞者誰同。

同前奉次南溪先生韻

清秋三五泮林傍。明月青樽客滿堂。灞樹

露凝烏鵲起。平湖風送管絃長。望遙海氣
侵山氣。文厚蘭香伴桂香。別有連城暗投
色。天邊添得一層光。

同前奉次其用王建詩第一句為冠

首韻

中夜高堂月。瓊筵酒不空。清風吹一片。宛
中廣寒宮。

庭凝琪樹色。堂散桂華馨。酌酒終何事。中

天指酒星。

地上湧金波。揮毫俱秀異。如何玉樹叢。難
以薰葭倚。

白虹劍寒氣。持重不人借。開匣月明天。一

堂都辟易。

將方繫珠玉。人自排雲霧。不淺今宵興。臨

風奏徵羽

棲、負笈士不向雍門啼。乘月絃歌渾堪
割武城鷄。

鴉鳴桺三匝。素影滿暗沙。一田大平樂。暢
然對月斜。

同前奉次豐陳先生韻國俊信

明月良霄會。由來歡未窮。閑筵臨泮水。把
酒對天風。諸賦新篇遍。絃歌古樂隆。城中
多少士。誰與此遊同。

同前奉次顏南湏先生見
示

諸子從遊明目前。銜杯盡氣各翩然。病來
何向嫦娥藥。七奏還從絳帳傳。

又

良霄三五滿城傍。指月群賢共上堂。桂樹
枝棲烏鵲動。泚流水接絳河長。詩歌調右
管。絃起歡樂筵。酣盃酒香。獨有秋風把病
客。西窗引領負清光。

同前奉次其用王建詩第一句為冠首

韻

中秋良宴會。明月掛晴空。歡樂屬諸君。清
光滿頻宮。

絃

庭上舞歌起。清風月桂馨。仰看銀河色。一
碧少群星。

地闌月光清。賞心有誰異。取君樓上宴。抱
病不堪倚。

白。社良宵會。清光吾輩借。忽歌明月章。拱
璧誰須易。

樹梢帶清暉。擗前散薄霧。醉來弢望來。宿
鳥聲先羽。

柘花野翁宅。清宴對當帝。賞月泮宮夕。悵
然聞曉鷄。

鴉啼君莫恠。落月曉夜沙。暢飲猶歌舞。歸
驢人影斜。

同前奉次豐城先生韻

曾篤

千里暮雲散。中秋望不窮。杯浮桂月影。樹
擁蘭臺風。綺席青袍滿。玉音白雪隆。自喜
登龍會。延接一時同。

同前奉次南溪先生韻

開宴平安湖。水傍時空懸。鏡照高堂人。揮
彩筆。才情競坐對金樽興。趣長庭砌寒。高玉

露泣天邊風送桂花香。何唯明月今宵色。
又有投來白壁光。

同前奉和其用王建詩第一句為冠

首作

中秋夢宮夕。陪宴見高風。不識市樓裏。何
人會賞同。

庭上騷人集。月明蘭契馨。却知漢宮史。萬
里奏天星。

地本臨湖水。月中望總異。因憐良夜長。詩
酒層樓倚。

白璧元高價。鮮光何易惜。投來明月夕。并
照諸賢席。

樹上月偏來。相望誰不娛。笙歌此時起。堪
避塵中趣。

棲那必山中。秋光館裏秋。同望丹桂月。水
貴及晨雞。

鴉噪千林月。流光滿萬家。賞來洋宮客。揮
筆綵生花。

同前奉次豐陳先生韻

吳忠若

三山洋林裏。追隨興那窮。捲簾迎夜月。酌
酒對涼風。河漢城頭轉。絃歌堂上墮。不知
今夕趣。幾處賞心同。

同前奉次南溪先生韻

三五開筵洋水傍。中天懸照^鏡高堂。西山露
氣樞前轉。北海雁聲雲際長。銀燭香樽耽
賞會。金風玉樹發幽香。興來休問移鐘漏。
陪從俱爭彩筆光。

同前奉和其用王建詩第一夕為冠
首作

中秋明月色四海賞心同
相值學宮裏彩毫偏競雄

庭除多露裛丹桂入盃馨
絃管集晴處行

雲堂上停

目
此上月如霜金風華露碎為憐良夜長醉
卧樓頭倚

白雪起高歌佳賓連綺席
偏貪明月好夜

色堪相惜

樹上掛清光中庭凝芳露
相逢明月前幽

賞裁詩賦

栖山北我意下地鄣門西
良夜不相背把杯達曉鷄

鴈噪夜上橫。月盈泮水涯。酣醉斯時興。不
知漢景斜。

同前奉次豐城先生韻

田孝道

泮林三五夕。賞會興何窮。歡擬庾公宴。賦
多希逸風。樓頭酬酢盛。月下管絃隆。不識
陳中客。幾人我輩同。

同前奉次南溟先生韻

邀月平安湖水傍。同心東望各登堂。憑欄
把酒笙歌起。揮筆揮珠情興長。銀漢秋高
涼爽氣。瓊花露瀝散幽香。良宵何妨移更
漏。賞會應須對曉光。

同前奉和其用王建詩第一句為冠
首作

中秋一輪滿。登樓興不窮。賞心何所似。偏在廣寒宮。

滿庭階多事。會天上月亭。樽酒與珠璣。通宵醉不醒。

地秋平安湖。良宵遊賞異。笙歌響遏雲。歡樂不知寐。

白露一樓秋。青樓連綺席。清光無限好。誰不醉今夕。

樹高明月懸。結嶺暗無霧。處處倚高樓。幾人能裁賦。

棲皇江湖士。嘯歌對月淒。如何我黨會。詞賦醉中題。

鴉繞頻林樹。泮林月滿沙。清暉人總望。秋興競誰家。

同前奉次豐城先生韻

山貞章

明月中天掛清光。望不窮。桂花含玉露。松
樹帶涼風。把酒絃歌奏。揮毫落句。隆壯遊。
良夜興。此賞幾人同。

同前奉次南溪先生韻

山蒼

金風白露灑城傍。明月開樽一上堂。積水
浮珠龍影動。中天懸鏡雁聲長。登樓客對
銀河色。陪宴杯傳桂樹香。幸有階前新露
在。終宵堪賞滿輪光。

又

繁時敏

泮林高倚郭門傍。碧落雲暗月滿堂。鴻雁
聲。過海遠。管絃曲。帶風長。銀河水濯

梧桐露。桂樹花。添杯酒。香知是興情。應不盡清光。併照彩毫光。

同前奉和其用王建詩第一句為冠

首作

中秋一輪月。團團懸碧空。賞未情自遠。疑在廣寒宮。

庭上月明好。雁聲中夜轉。絃歌相對起。應有行云停。

地上白如霜。明月有何意。偏照洋林中。賞心醒又醉。

白霜簾外月。青眼望中客。高會再難求。歡娛在今夕。

樹自月中移。花開凝玉露。相看壺裏天。忽與謠仙遇。

棲遲非我意書劍郭門西偶弄中秋月新
詩醉裏題

鴉鳴庭上樹冷露結為花何來暗投色堪
持明月綈

同前奉次豐城先生韻

縣煥

明月洋林宴追隨興不窮把盃浮素影倚
檻提金風舞見建女麗樂傳大雅隆千門
今夕賞此意幾人同

同前奉次南溪先生韻

雄藩庠序郭門傍良夜同筵會一堂絳帳
香初歡那眼點琴由琴興偏長月花當坐
人如玉桂露浮盃酒看香不獨清輝天上
色投來握壁借餘光

目前奉和其用王建詩第一句為冠
首作

中秋一輪月無處不玲瓏多士南樓興相
携從庾公

庭沙淨如雪玉露桂華馨為愛晴光好終

宵
寢醉不醒

地疑不夜城人似唐寒待丹桂月中花攀
未裁錦字

白雪郢中篇歌未明月夕金聲入玉振總

勝連城壁

樹著瓊瑤花盃浮琥珀露古人秉燭遊況

此良宵遇

棲息讀書室佳期多阻礙今宵講堂宴不

妨醉如泥

鴉啼松樹白。疑是絳河斜。矯首望明月。清
光滿萬家。

奉次韻南溪先生十六夜作

繁時敏

昨挂難復問。詩酒無心侑。唯唱嬾娥怨。不
論肥與瘦。

同前

國俊信

前宵明月。延滿兩從君。侑猶有暗投珠。不

愁明瘦。_下月。

同前

滕昌盈

明月照明珠。前宵盈裏侑。珠須千載誇。月
既一分瘦。

十六夜

縣煥

良夜南樓二八秋。長天一望碧雲浮。嫦娥

應掩嬋妍減，枉使人間憶昨遊。

次韻同前

滕昌盈

鳥鵲翻飛望後秋，金風玉樹露華浮。
清光縱是減前夜，猶不教人堪卧遊。

同前

國俊信

琪樹西風泮水秋，寒窗待月海雲浮。
天邊難辨明珠缺，引策偏思前夕遊。

紙鳶記

紙鳶兒戲也，而可以觀世矣。今兒童之放，皆順風也。隨而颺，隨而高，弱飛度天，震雄勢於雲間。方此時，真鸞之不能過之也。逆風忽起，則細線中斷，骨折肉飛，傾覆流離而下，或落於泥沙，或困於葛蔓，于脆脆忽而雲霄，忽而糞土，其不可測者如此。夫順逆無定者，天上之風也。因其無定，三風為其身之安危。為紙鳶不亦難乎？蓋依人而或事者，不得不同人，數矣。倚物而得樂者，不得不同物，失矣。夫紙鳶身不能自飛，待風以飛，亦不能自騰，依人以騰。一上一下一舉一

危莫非待風依人也。甚矣。夫與樵相相肖也。夫樵相
三會顯職。致身於青雲。高牙大纛。叱咤風生者。是順
風之紙鳶也。一旦鼎折震陳。刑劍繼之者。是逆風之
紙鳶也。何其幾於絕。一至於斯乎。抑彼三不依者
皆人也。亦不得而因人失也。彼之所待者皆物也。亦
不得不因物敗也。是必然之勢。矣。且恆焉。不見彼真
鳶乎。雄姿橫奔。自得於空。一倏不可則卑飛歛翼。翻
翔於林木之間。一上一下。唯意是從。豈如彼紙鳶之
依人待風者然哉。不見彼真人乎。不依人不待物焉。
而不亢卑。而不忘高。達則伸冲天之志。一舉清四

海不達則俯然歛迹。優游於隈堵。樂以忘憂。一屈一
伸。唯意是從。豈如彼權相三依人待物者然哉。嗚呼。
余觀真人之不異於真鳶。而者以蓋信權相三不異
於紙鳶矣。紙鳶既焉也。一敗而可復製也。人天下之
大器也。一敗三復。豈可謂復製耶。

44稿

辛巳之秋遊崎陽弁壩城作

戴星弁壩水曉籟透衣寒鹿背日初上羊腸露未
乾長途意不易行李步困難何厭多年志喜、度
秋密

中村途中

四郎原之前村

行李疲未步、遲日光已滅氣寒肌暗聞田陰村
童笛刺耳声、喚我悲

馬関懷古

相国餘殃何為多列卿外戚委風波恨魂未化松

清冷踈哭于今入棹歌

送八水溫之荏戶分韻賦得二首

歙江一帶繞村通天半長橋臨晚虹驛客東西多
此路柳條攀盡今已空

金谷橋

荏陽突出伊都島三嶺削成聳半天瀕海廂廊一
百八神燈照入碧波中

嶺島

驚秋

秋賦

書釵辭鄉國轉蓬西又東不知衰髮白忽駭晚楓
紅可嘆無衣客頓憐失侶鴻那堪非土怨悵對
秋風

歲暮書懷

荏苒不期吾窮陰歲已徂疎懶為人白文章與俗
殊寫書貧活計學西淺工夫雖抱雄飛志黃金囊
裡無

壬午元旦

聽盡雞聲典漏聲起收書室對窗明初知歲改心
還改昨日匆忙今日平

次其途巾作

折梅何處女粧得淡娥眉陌上嬌無語不知心有
誰

次雪夜

城上雲埋天未暗，隙月如釵。殆書檠窗，前磬知何事。瘦竹庭間，折雪聲。

題西

漸脫風塵，栖僻地南軒。臨水北軒，岑苔蕤頃日無人。敲唯有溪聲和苦吟。

次病起即事

臥蓐連朝，屈指遙百憂。逼骨復難消，書窗永日空。並藥已負吟朋花飲招。

次湯淺伯文偶作

一聯題去被嗤童，豈以詩名誇衆中。氣格清新雖異世，從來是此我家傳。

次同待客却寄

一盃醪酒覺身輕，衝雨醉歸知幾更。忽見故人双鯉贈，投來枕上響金聲。

次又偶作

課書倦去喚眠童，磨墨練詩小屋中。自喜頃來富幽致，梅條殘月柳條風。

早春遊菴藏寺限韻干闥看寒歡席上

卓爾梵城倚水干，衆春幽討興尤闌。暖堤艸翠漸

堪拾祇樹林花未可看
店旆招風擗欲貰江流
渾碧午生寒初知禪境
異人境竟日咏吟此
盡歡

又疊

吟筇弄煖步江干
偶訪梵宮午未闌
寫子調音迎客至
桃花含笑愧人看
百錢懸去醉堪貰
孤店未來興豈寒
眼裏風光塵外趣
掃除胸次別生歡

又疊

梵城尋至傍欄干
滿面風光詩興闌
前渡客稀尤覺靜
後門碑沒不堪看
柳楊動岸知春暖
臘雪殘山生暮寒
終披枯腸猶未就
一聲黃鳥助新歡

次栖霞春日偶作

風脚排雲氣最和
柳招花笑養衰病
家憑山下覺喧少
詩至梅邊喜料多
為禳睡魔吹炭火
更摩倦眼坐書窠
倦因閑苑富幽致
未瑯青郊深淺莎

秋日田家

秋富亭牛墻欲顛懶
雞將子擇暄眠
兒童未解獲收事
又從隣翁走前田

癸未稿

首春新句

迎春山水抹桐霞
風入平蕙氣色加
自怪吟身

甚忙事新詩未到問梅花

次馬君江館雪中朝望韻

寒威昨夜異平時風景今朝工且奇
山着花人衣鶴氅渡數銀客立玻璃
更推窗簾眼難極疑入蓬萊身未
知怪底天公助吾興埋殘壩水酒
壚旗

次中村牛莊元旦作

東窗鷄唱拜紅輪椒酒辛盤坐
祝春別有喜歡君識否六旬尚健
北堂人

同次春興

昏、醉裏迎春還烟靄粧未
款媚山言是吟身忙事始魂迷
柳眼梅髭間

題自西山水

老樹臨崖半落山亭突兀枕清
灣溪郎已去空松籟只見青波
盪遠山

仲春念二遊行於周州訪田總氏主人
有俳歌之作因作此呈

錦川之水柴山綠恰好風流
洗俗腸更爲主人能醉客
豪未忘了他鄉

宿龍文寺

偶訪禪扉至地山鍾靜清小池埋草古老樹入
雲橫心靜響渡夜夜深暗松明稍將得鄉夢早
被破鐘聲

宿宮市遇雨

西歸東去一行李投宿春宵眠易成枕上驚回
洗紅雨破來鄉夢旅愁生

次八木彝春日遊洲崎之作 壬午

海天一色望難分遙嶺接波々若雲忽叩柘腸
搜新句入風演唱隔崖聞

又却寄

睡去春宵未十分夢魂已入武城雲醒來忽見飛
鴻至披緘金聲枕上聞

哭楊御史

昨夜文星落鄖陽即今凶卦正堪傷三朝竈
遇雲龍會一世聲名翰墨場机上珍塵餘手
札墓頭明月想容光雄藩從是風流盡長使
騷人淚濕裳

仲秋每月次牛莊韻

病車撐雲掩月無深更促真因何娛婦娥亦約指
粉費應用殆面示四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流鏑馬

我邦振古貴射術最盛鑲臺執柄日大追流
鏑馬笠懸三物備具有紀律甬來中原不靜安
故典舊章委口實今茲文政戊辰年臘月中旬
此擇吉命壯士講流鏑馬闢埒二丁定上下設
的三所人坐筵十六壯士元容治藻笠水干競
美粧奴袴行騰掩膝踈左執藤弓右執鞭白羽
如霜簪右肩紫騮驪驛次序整行列上將威肅
然一人將端揚紅扇下埒相應掛的旋前騎駿
臨上埒先投一扇扇冲天叱聲響雲風雲起

龍騰虎躍壘如烟觀者側目汗流水却月翻身
聲應弦鳴鏑一發的碎破二發三發已無遜十
六騎馬次矛進斯須芳勲高眼前布帛賞功錫
東壯士榮名知是永世傳

詩之早

寄懷某氏

荒園雨色日氛氲聽鳥對花倍憶君
日山遙千里道我悲且泣恨難君手

管相公

在家順父兄在朝相上皇煥乎大聖德萬古冠東

二

題莊子圖

莊子夢中蝶悠々空裏遊覺言胡蝶夢猶見莊
周不

題槿花圖

草屋鷄聲曉

槿花粉牆外可憐清潔色猶恐

午時風

題張良石公圖

捧履野橋下受書山山嶽波誰知一老叟終為帝王師

照鏡見白頭

宿昔遊文苑至今無所長可悲兩鬢髮變為首鍊

霜

題二孝子墓二首

孤客初過北海濱忽見墓石路邊新更思孝子

旅魂駭深感因思落淚頻明主明三憐側陋儒臣赫

三紀俊民早子握澤今如此天下何人不教親

嘗聞兄弟似閔子今日徘徊見古墳聖主深憐

親子和儒臣審紀石碑文英名萬古如明月墓石

千秋對海雲分慨寒風傷遺體赫然高節日東馳

奉送太華先生之江都序

去冬十月

文聞之先人曰難矣哉養才之道辟之玉人磨玉荆山之璞璞候之鍊其質美則善矣然使三磨工磨之則非徒不能成連城之聲已遂毀傷其質矣使良工磨之而後連城之聲可成也故志于道之士假雖美質多才乎不就善師正終不能達其才成器而況不才乎文少有志子有子故持斯說不忘而善師是求不得辟居于陋巷者數十年于茲也文化甲戌之春始聞先生懷不群之才囊括古今以修周南餘烈乃負笈到其門請遊學于下風先生則不以其請為不可教以三代之

直道且喻曰夫^{文章}有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
其勉乎哉勿忘先生身懷絕世之才位在侍講之尊
而雖^{文章}卑鄙庸陋相應對如影鄉音是非汎愛衆
親仁以國家之務為身任^有文雖不敏非木石則有感
于大恩之辱抑不可不謂之得善師乎恒務以悅焉越
十一年秋九月當先生從公之東觀役于東都也
嘗聞東都天下之一都會也人物所輻湊也且從物夫子
唱復古之業至今百有餘年^{絃誦}之聲洋洋乎不絕
英傑之徒往^三乎出是以海內^鮪操之士欲磨其才成
其器者必無不往來于此地也蓋先生之於此行則對

墨於文園爭鋒於彼士之播紳先生^固可知也^文亦將
旌鼓^以從先生之後以試彼士人物多少與文章上
降乃告之阿母阿母以自老不敢許也於是乎則告天
夫安臥于一草屋同草木朽固丈夫所不為也然豈忍
老母安其心是以^有有游魚之思云乃聯于促駕
之時述鄙情以贈所願先生終役而來序疾猶
教儼如助也乃別

長州寧部邑未富大明神廟碑

未富大明神廟者 邑主福原隱岐廣俊君之所奉
祀也謹考其記初草江野原揖返三邨稻田數千畝
號肥饒雖然其所受水少也不足以時灌溉故其田有
田播種處有不播種處其里民窮亦繇是而生是以
民憫之為悽之久矣 福原隱岐廣俊君嗣父祖之業照
臨吾寧部邑也敬順祖訓明察民情乃謂家臣標利
權九衛明俊平曰我聞草江野原揖返三邨水少不
足竭地力故里民不勝其煩今我父母于邑民而不救其
有憂何以得保其祿位而守其家廟乎女速築堤蓄
水

以死下民之煩堤處唯女志行矣欽哉 邑主之於民

其仁哉標梨子承其命也乃有夫君出令臣行之固其

職也而況於下民之急臣雖不敏敢可不務乎於是饋不

食寢不寐委身於君命苦心於其事乃周邑里數目遂

定處於東山之東蓋其地多息壤易以築堤也元祿

乙亥歲春三月營築堤計丈數揣高卑分財用平板

幹稱番築程土物議遠通略其差距具餼糧以令役於

下民下民聽其命也則相教我 君有大惠為吾濟少人

使築堤舊水莫違有目之命以傷我 君之心故凡

有目之新命無小大莫不勸趨之以務奮 元祿丙子之

歲三月成之速畢其役者蓋標梨子之賢也名曰常盤湖

堤處僅數十步而池周迴四十有餘里萬頃之水當蓄田

無[●]虞於灌漑稻田由^是耕其野三賦成功宅有新屋

所有新田山林茂生猶牛蕃滋標梨子於此役其忠哉

實文元年邑主又曰詩云來假來饗降祿無疆非有

神之贊則誰能長得其福也乃移未富神於堤側建

廟以配水神改弓未富大明神歲時奉祀以至誠春秋

無絕矣傳曰先成民而後力於神其此之謂乎自此而後

至今有有歲或無旱創之患是里益富神之有福于

邑民其明哉予保三年移廟於草以之田中天明五年

又移于海濱則今所在處也亦化而為神也

分邑主福祿豐前房俊君立而殊重祖業肅奉
神廟遂新赤富神廟以禱下民之繫榮邑民又戮
力造祥慶畧因舊觀云銘曰維是寬文歲有丙亥
新建神廟敬禱年豐水旱不害三時成功田野改辟
倉廩不空有君若仁有臣若忠千秋萬古神
助何窮

南薰堂記

出長藩折而南可十有五里為寧都地可使萬人耕其陽
海也余結草堂於其濱名曰南薰堂有客難余曰甚哉
子之為僭也夫名者賓之兼也賓凡天地萬物有其名而
後人知其實若其無名也誰能知其實故自有生民以來
有物必有名雖後世亦將然若夫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
朋友也衣食宮室也及諸小枝苟名之實所為而能得
其順者未有之也孔子曰名不正言不順傳曰名以制義
義以出禮當知於其名不可苟矣今子名其堂曰南
薰夫南薰者南風也則是南南風之詩也古昔大舜王
于天下也猶憂百姓之不長養故彈五絃之琴造南風
之詩其詩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我民之愠愠南風之時
兮可以阜民之財我兮蓋取於南風之薰能長物以化其民
也唐帝名其殿亦復爾今子非一農夫乎而名其堂以

帝王之詩非僭即妄也非乎余曰否：吾子之言也聞
其名而未詳其實者也傳不曰乎名有五有信有義有
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為象取
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蓋於宮室臺榭將有然故余
名其堂也則是所謂取於物以名焉者也物也者何南
薰是也夫余堂在長門之南鄙而南風吹則無不至
故以為名非所謂有虞氏之詩名焉者也且以南風
為有虞氏之詩則毛詩云凱風自南吹棘心毛公傳曰
南風謂之凱風亦有虞氏詩乎故謂舜造南風之詩
是也以南風為有虞氏之詩非也客曰南風重非有

虞氏之詩我已聞命雖然大塊噫氣其作也夥或曰
東西或南北無時有方子一以南薰何也余曰我聞
南者生育之鄉故南風能長養萬物是以詩人比之
慈母孔子謂之治安之風夫長養也治安也天地之
大德也人天地之中生順天地之化長然則舍是復
何為且余業耕稼者也耕稼之要在生生育今其順
南風之化長養厥百穀以奉供其上而不吝可也
客曰善哉子之有意于名其堂也雖然非有記後世
思矣歸咎於子猶我言子以其語為記余曰諾
遂以為記

觀流亭記

野村子結小亭於厚校郡厚東河之濱以為休息之
處文化十三年春三月初五日余訪野村子於其亭
野村子喜余到乃相晤語相飲食于亭上終日矣時
余東望石厚東河遂有感于孔子觀於東流之水乃
謂曰此亭既有名否野村子曰我居此地也且三十年
然未有一言以名焉諸吾子名焉余曰然則我名曰觀流
亭可邪野村子曰可也而又有一故乎余曰有之野村子曰請
記其故我以為斯亭記余因諱不可乃曰夫觀流者觀
於流也則取之於孔子之言昔孔子觀於東流之水而

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徧與諸
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佞拘必循其理
此似義浩乎無涯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溪
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驟此似正
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
而化繫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
由是觀之水其兼衆德且石厚東河者非長門一大河
其源二焉一自雲崔山之東一自霸城之南三隅之東
至西川則合為一水勢亦漸盛矣西川而下至棚井相距七
里其水道或東西或南北而以終南其間灣曲不可

以窮其數其兩岸大小奇石翕然相連有如手有如
象有如屏有^如屋也而水之中底皆大小石平布且地
形最峻也白浪涵^三其聲如雷野鳥驚于山上河伯潛
于巖窟是以都鄙人士常苦于通津云自棚井而南可
三十町為塚本自此而下水勢稍靜也蓋地平河廣
大也自塚本而東可百步^{更東可里}為羊湖屋即亭所在處也
自此而南可十町則海也故登斯亭上以望東南海水也
河水也渺然在人目睫且嶋嶼玲瓏布帆點點實絕
世奇觀也雖然余固不文是以不能具記其風景唯
其登斯亭者且也夕也對流澌^河取於孔子觀於東流
之水以省其身且教子孫不亦善乎野村子曰善余曰
雖然余天性拙於屬文請質諸吾大華先生而後
贈子野村子曰諾

末村玄益墓誌銘

君姓末村諱政一字玄益一字文喜實藤田貞庵之子
母白地氏女君生十有二歲末村玄叔取君為嗣以其女娶
之玄叔者邑主福原子之待醫也君亦嗣其業以修醫
事為人內外完好溫柔自敬言苟出行不苟為視人不
善如匪漸衣之於體視人二疾如身自二疾里民以是翕然
稱君云~~末村玄益~~寬政八年將赴西肥學醫於村井

氏乃告 邑主 許之乃行矣已至其門也村井氏
妻稱其敏捷居八歲而歸其學大進家居三年又之
京師遊吉益氏之門居二歲而歸其速者蓋自以為非
起予者也自此而後不事遊學子苦學於其家有年
及長也業愈進其化大行於是遠近慕若猶嬰兒
之於母村井氏之言於是予有驗哉文化已酉歲冬月余
將趣頌佐訪小國子則告別於君 曰我聞小國子者
博篤君子也子到其門則為我請曰願賜一言以為誠
余曰諾其到也告諸小國子小國子曰我未有見未村氏直
於醫事固所不學也我何言余曰雖未村子修醫事

者也而又深志于斯道故日引月長首願遊于先生之門
其未果者蓋恐邑主三尺之法也是以可知其志若夫
知其志也雖未相識其面亦可稱相識也請先生勿辭
先生曰然則我推其療國之術以示一言足下歸則
告之其言曰生殺在手權倖將相取舍自己方無古
今余序來後即復命君聞之嘆然嗟曰有之哉
小國子之言也正合我肺腑於是予余初知君之於醫
事頓極淵源越十三年其六月君有疾然猶不安
枕席聞人有疾則不待駕行其往來猶不扶者或
曰君已有疾而人有疾也則奔走而不顧其身孝經

不曰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今而不療至消_二終為江河無乃不可乎君曰然有斯言我已聞之雖然我聞人有_二疾也猶切於自_二扶是以不敢以_二疾辭也嗟夫君於是民其不仁乎文化四年春正月初六日_二疾革卒于家_二凡聞其訃者無貴無賤皆哭其位曰誰為吾_二瘞_二未村子也乃葬竹林山先人墓側君得年僅三十六_二女二人無男取國古子_二子為嗣_二年始十四其為人汙血蓋嗣其業矣嗚呼君有奇節宜銘銘曰身亡神猶在術亡名自在人皆曰君死我以為不死

祭未村玄益文

維文化十四年正月初六日 邑之侍醫未村玄益卒于家友人琴芝農夫隅文聞其訃則赴位而哭後二十七日余携乃絮酒炙雞之墓下乃告其靈曰嗚呼惟_二修醫_二天性聰明頓極淵源入扁出景以成一家視人有疾猶自_二疾勞心盡力無不使治近者說之遠_二毒來今也君逝如民疾何嗚呼悲哉君邑侍醫_二是下民次固非正然不賤余見余如弟余亦兄事有_二哀相同有_二樂相同嘗余之_二潘有母在鄉靡日不思君_二能_二飲食起居必以教喻告_二以_二杖具亦安否余見其狀猶面阿

毋遂以安心學之務業非友以信誰能若此今也君逝
如我悲何嗚呼君於醫術人皆稱巧而自罹病遂不得
起其巧予人拙于已歎又以已身代人者歎余竊惑焉
嗚呼悲哉雖然死生在命壽夭何疑我生固命君死固
命我山陰說君亦勿恨嗚呼悲哉尚鄉哀

送藤本芳介之北筑序

未知其字故以俗稱

文化丙子之歲春三月藤本芳介將游于北筑藤本芳
介為人溫柔有奇才且好學之士也先是 邑主後出
取藤本子於眾以游于國學者蓋為是故也今將游于
北筑者則欲會彼士之精神君子切瑳琢磨其才以大

成其學也三隅文以嘗俱出入于大華先生之門辱賜文
誼故祖道之目送之謂曰煖老即世而還於今百有
餘年宗儒之學夙復盛于東方矣至今唱古學者有
下唯吾長與北筑已足下今將游彼土者則是得其所
哉雖然方今之世稱古學者亦徒左袒于所其好以
引繩于宗儒新舊之說耳問其道德如何則味然不應
自矢而走比之宗儒亦何優劣之有故余以為後世學
者苟欲志于學至于道者則身承先王之道專力於孔
子之教六經傳記解釋之不敢論後世新舊之說唯
可於其不可於其不可而後所古學者可修道可至也今

足下於此行亦少勿過從于二先生以擇新古矣業成
歸于邑里使邑里民蒙文公羽之化不亦偉乎余下爪
之民故不欲英才以鳴于中原願佐邑主以有補
闕之益余足下非宴遊一朝之好故今述鄙情以促
其行云文化十三年春三月

道

同改作

前漢文公羽為蜀郡王也仁愛好教化其民繇是大化
蜀地學子京師者比背魚目為夫蜀辟陋有蠻夷之俗
文公羽教之則未數十年而其民大化由是觀之國歷

千載猶未免舊來之陋習者則是非土地使然以無
師之而教化者也孔子曰君子居何陋有信哉焉以
吾宇部邑長門之一大邑也而其主仍二於求賢其
民孳孳于學文矣然民未能免舊來之陋習以
赴于日新至今猶溺二者何也若稽古諸古其非為
師之者教道不足乎余雖民間日憂此事願一張
斯以舊來之陋習猶矐餘威於他邦然其生也
賤陋而日窮自故不能得數十年間暇以遊文苑其
居也偏鄉而乏挾書故不能涉獵諸史之百家以極
其奧且有老母在遠恐示所不敢也是以不果其志

悲慨于草屋^有有年于茲矣雖然人於世其得志與
不得固在命則無如之何已今茲春三月^日始聞
邑王將使藤本^芳令學于北筑蓋北筑之學子自龜
老唱之餘風盛于今也余於是乎^笑笑曰愉快哉
邑王之有此命也藤本^芳令天性好學之士也今承
其君命以學于他邦連大成其學子何可疑乎學子成
則能教化其民然則^吾吾^部部邑舊^來來之陋
習者^在斯人乎夫蜀僻陋有蠻夷^之然文^之
教化之則未數十年而^其民大化遂免千載之陋
而況吾^部部多^無幾有^豈無有道之士一唱之
則下民應之如影響^其其^風之變猶^於蜀^子余雖有
賤陋^深慶^也與^日解十年之悲慨者則豈堪然
乎故今陳鄙辭以導其行云文化十三年春三月

詩稿

鶴臺秋望分韻十四鹽

鶴江攀上幾重檐
不斷長風濤入簾
目擊玲瓏驪龍窟
秋天明月夜光添

又

鶴江臺上捲疎簾
秋未因心露霑
復見
富庶還同奔國
人家半是利魚鹽
俗

東都四時歌春

飛鳥山頭春色長
櫻花如雪媚斜陽
繁絃急管誰家子
終日樓臺侑酒觴

分題探得遊仙圖真韻

深洞桃花兩岸春
相聞鷄犬報昏晨
天晴三月東風暖
黃髮童髻歡正新

題仕女圖分韻

紅衣纔帶紫羅裳
斜抱雲和倚玉牀
知是君王長夜飲
晚來侍女傳呼忙

春曉聞鶯分韻十灰

曉風破夢枕邊來
殘月窓前黃鳥催
唯為春寒未離
夢心馳處上數株梅

栽花樹分韻

病未愛暖倚南窓
百轉黃鶯勸酒缸
自解風光有代謝
移栽桃李與梅雙

對梅憶故人分韻四支

雪裡梅花開水涯
清香更任晚風吹
無由驛使問消息
故舊今裁何等詩

冬初草堂集賦謝諸君分韻九青

風塵不敢出林扃
偶見門前車馬停
我堂總多步兵
僻相逢賓主眼中青

明妃曲分韻

胡人衛護帶弓強
把琵琶出漢郊
渡漠身朽邊
塞君王元是重降交

老驥

憶昔邊庭百戰分
霜蹄蹴踏氣尤豪
老來有向長風
意徒就鹽車落日號

巫山高

神女靚粧巫嶽傍
朝雲暮雨兩蒼茫
巫山雲雨猶如
是千古襄王夢自長

大庾生見訪有詩乃次上韻

風拂微雲月色明
忽聞仙客嘯音清
唯非國子鸞鄉
黨知爾更成儒雅名

山房春事分韻

山村昨夜雨
虛窓樹碧草
青春色
漆日出三竿纔睡
起黃鸝宛轉近茅檐

花下對酌

一樹之陰此拂衣
春來何處不芳菲
勸君沈醉謾無
謝花有風人有是非

子規啼分韻

五月山城雨似流子規啼送過書樓無端驚起漆園
夢遮得人間一段愁

題畫蘭

紫莖綠葉戰春風楚客沈吟九畹叢不啻深山玉谷
裏芳香偏發畫圖中

春日上櫻山寺有花山上皇陵宸製之大士像及

櫻山之上彩雲流王氣千年全不收猶見當時存宸
澤海潮音淨大悲樓

春日同遊地藏精舍賞花

日長風暖鳥聲新因報花開強拂塵自是諸天常住
色人間能幾幾多春

邊城落日

邊城秋色萬尋山獵罷單于跨馬還落日天涯低未
沒角声吹起戍樓間

迦翠館雪集

迦翠樓前雪作山樓頭亭子玉為顏樓頭自有神仙
客終日樓頭遊不還

春遊曲分韻六魚

歌罷青樓意有餘
楊柳映溝渠
東風春暖陌頭
色相送相迎公子車

又

紅粉當爐翠柳疎
何涯春色杜娘居
肩輿未往都
如織枉殺黃鸝似笑余

江雨尋友人宅分韻得二蕭

相逢杯酒慰寥寥
雨色如絲繞柳條
皎月簾前未回

駕水聲奔進暮江潮

常陽良和尚宿地藏院讀鄙詩次具韻見示

未有一向之故雖然也同癖不得止卒依前韻

奉酬玄爾

賞花客是舊兼新
一日偷閑忘俗塵
幸為主人許詩
酒社盟能似匡廬春

昨夜東林雨色寒
高僧金錫下雲端
堪嘉和我醉中
句實駭人間子細看

依前韻呈院主和尚

雨々風々翠色新
殘花無處不成塵
聞君此夕宿佳

客願用翰華陪暮春

良和尚代東見贈盛作中寓別意平爾奉和
社盟翰墨好相通欲上廬山謁遠公何料今朝飛錫
去知君偏厭世間風

六月尽得雨涼甚

九十薰風冷氣長同人把醉坐高堂請看一洗雨山
雨轉覺林端送早涼

送人遊赤石二首

扁舟破浪信長風赤石城邊曉霧中使士壯觀少天
下詞尤不讓古人工

離亭臨海海涵一色是天帆影高三十六灘行尽
處知君先賦廣陵游

聞杜鵬分韻九佳

霖雨蒼山雲欲埋蕭然獨坐倚高齋無端杜宇驚羈
客啼度声々天一涯

夏日睡起

沉吟長夏卧書齋坐結華胥國裡懷一睡覺來何所
有涼風隨意入庭階

梅雨中迎翠館集分韻

梅雨空濛晝自閑相逢先解主賓顏青山綠水悠然
在迎翠館重可攀

鶯啼庭樹

伐木山幽烟似雲梅花無處不紛紛黃鶯宛轉啼庭
樹更近隣翁相共聞

至日羽仁氏集

至日高堂縱目時何來雪物映金卮分明欲識回陽
處總在南園梅柳枝

奉送日照老和尚移住于日賴寺

寺在豐城郡

水遊雲卧事津梁卓錫何山情最長不是豐城龍劍
氣斗間映徹白毫光

墨牡丹分韻

富艷元天質頗城名那空自遺吳王寵紅紫不為裾
大度生席上平賊呈主人

沈醉不知路洞門使客迷飲將上池水喜入地仙樓

春日郊遊

郊外日暄黃鳥譁百花林裏簇紅霞詩情都出風塵

表杯酒一從賢主賒
歲暮琢磨園集

雖非逐利人世上總風塵老大吾歎息窮通他屈伸
玄陰追暑迫草木與春隣豈可廢詩酒琢磨會所親
暮雨送人分韻

野寺鐘聲濕江村暮雨飄林中鳥寂久陌上草蕭々
停酒問刀首贈行綰柳條請看前路處山遠水還遙
嚴寫朝望

龍寫神人窟瑤臺百八廊遠山含宿霧瀕海上朝陽
天際片帆影雲間孤月光炊烟幾千戶瑞氣千霞揚

七月七月布施氏宅集

梧桐報一葉新雁度天涯金母捧桃日王喬跨鶴時
露沾稂稻衰風帶早涼吹轉愛殘炎去白雲臨酒卮

七月七日過雲亭集

秋風高士宅會客鱸魚應爲早涼到轉知殘暑踈
掛庭一竿布曝日萬篇書還怪前池水銀河落大虛

納涼大隱堂集

市朝稱大隱養性愛閑居不剪門庭竹但看長者車

夏雲天際沒炎氣雨中疎滿坐非稱快青樽食有美
題出釣圖分韻

長竿更短褐盡日坐江濱北入巖熊動星侵帝座頻
依遺冠是事應作釣魚人東海深千尺悠然獨養真
夏日遊山寺分韻

雲遊天際寺一路傍東郊巖古青苔滑松高白鶴巢
盤飧無海味木食有山肴坐覺塵氛遠涼風傳樹梢
人日西爽亭集

人日君家會餘寒遍樹林梅從南朶綻雪旁北度深
溫酒知春意捲簾看玉容舊知主人調堪弄郢中音
南極亭集賞楓

四望都悠遠丹楓色々殷烟籠一川影霞界半邊山
鳥入秋林駭人粧畫錦還因攀南極閣衰老復紅顏
十日逍遙亭集分韻

節過上高閣高閣惟逍遙昨醉日吹帽此遊笑折腰
珍盤傾座席新賦粲瓊瑤臨去惜佳景東山月影搖
八月十五夜同諸君集皎月亭

明月一天晴故人千里情桂花飛有影玉露落無聲

賦促南樓興樽從北海傾若論今夜價還可敵連城

人日逍遙亭集

臘雪寒稍薄詔風梅已花迷丘一聲鳥遠嶺萬重霞
綵勝從人贈青樽喜主賒雅遊春幾許沈醉日將斜

早春南極亭集

南落西郊雲似烟烟霞此際對佳筵客未先酌酒三
爵主在已裁詩百篇黃鳥嘯時日影動白梅勻處風
聲傳雅遊堪比探春宴不向衰年與壯年

春日遊日照山賞花

照山三月百花深花裡逢迎寄賞心亂落桃風未虎
嘯蟠根臨水似龍吟若非姑射仙家雪定識祇園長
者金風福因何脫塵垢異香薰處聽仙禽

予白井生喪太翁

悲風一夕起庾闡泉路悠々去不歸玉樹色遭春雪
惱朱絃調子往時違生芻廬上人何在予客天涯鶴
自飛哀毀可憐老萊子空將涕淚灑斑衣

秋江晚望

江邊徙倚不知愁斜陽登樓目擊函城樹風連滄海

浪林楓霜染夕陽秋唱未一曲楚人意歸去多情吳
客舟漢使今宵犯牛斗長天何處水悠悠

分題探得悲秋蕭韻

西來顚氣日蕭條目擊天晴雁影遙寒樹依微枝互
落空山索莫葉更凋誰同宋玉弄揮筆人似陶潛罷
抗腰壯士今應多感慨悲秋獨不為寥寥

暮秋遊山寺分韻

不用招提論許支巨廬峯上送秋時寒巖留色孤松
秀落葉翻風萬木悲滴瀝洄泉僧洗鉢飄零山草猿
吟枝適尋石徑荒涼地欲入禪房脫俗思

古寺花

何年長者布黃金祇樹風香花滿林古道蒼苔眠野
鹿諸天色相聽春禽松橫出洞龍鱗動僧定閑房仙
梵深獨弄芳菲遊未倦雲埋昏黑上方岑

送人遊函關

函根高聳白雲東百二山河指顧中紫氣天門人自
去青牛背上路相通清秋簪筆蘆湖中落日披襟湘
海風試問往來多少客只今猶是有終童

月

春日同諸詞丈郊遊羽仁生為主

郊外東風花欲飛
望來何處不芳菲
雲烟變態雲山
樹楊柳參差金水磯
携酒跨驢隨所到
擁琴聞鳥未
言歸處幾春晚
成春服諷詠猶能似浴沂

觀華山圖

萬仞画成華嶽寒
氤氲瑞氣繞雲端
樓臺撐出真君
坐日月平臨玉女壇
神駕時來彩鳳洞
蕭蕭往々駐
青鸞床頭緒得遊仙境
宣可滄洲問大丹

吳大隱堂主人

大隱高堂不見君
何圖長夜就孤墳
雙龍飛動延津
水一鸛回翔緱嶽雲
桃李無言蹊自作
芝蘭易萎風
猶薰平生請
盡廣陵散此調人間誰得聞

春臺望秦韻

樓臺日暖試登高
歸北雁鴻雲際號
花外春風倦轉
鳥樽前狂態愛持螯
鸛江勝景未多客
越浦銀蟾湊
萬艘共指都城千古固
百川朝海海滔々

中秋皎月亭集

南樓弄月故人情
影滿中秋萬里晴
數斤桂花翻綺

席一群鴻雁度江城非攀銀漢犯牛斗應叩天門
朝帝京主客清狂杯不淺曉風吹入管絃聲

夏月集賦彈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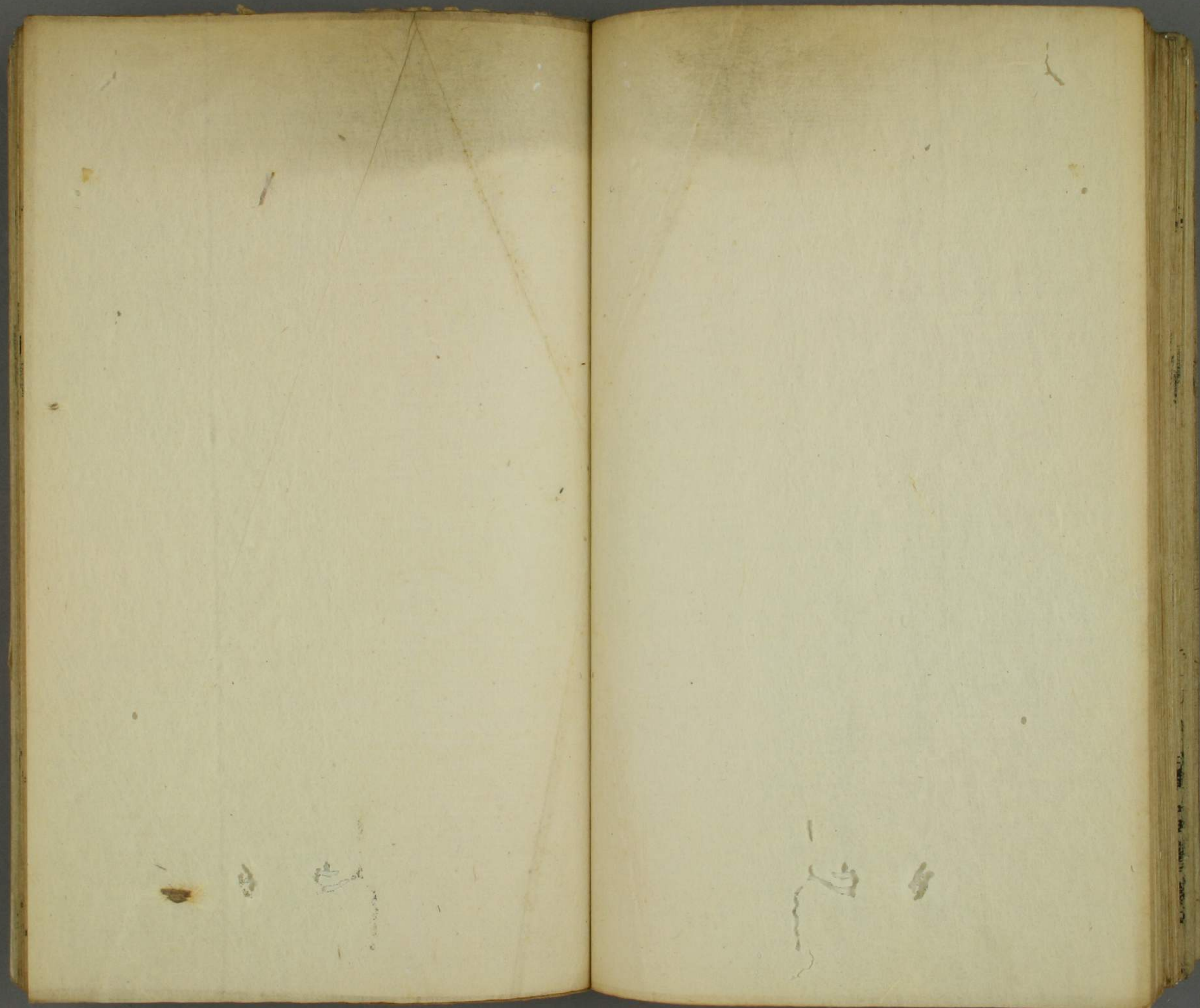
相逢嵇阮侶交態託朱絃流水知音外高山把袂前
夕陽雲可遏遠樹鳥將旋涼籟振林木寒生六月天

悼不輕禪師

可惜者斯漢得生十七年過吾間奇字略似回也賢
常誦貝多羅或窺經五千禪餘好詩賦要為後輩先
今夕是何夕秋山一蕭然君逝亦安往安養界何懸
周王太子晉君壽何因緣相伴緱山上吹簫學神仙
顧彼白雲色白雲黯綿連恍乎終如夢墮淚潛之焉

人日琢磨園集

琢磨賢主饒文文人月携客上高臺霞彩映未北斗
嶺幽香風送南檐梅出丘黃鳥遷喬日嚶之好音來
友催主人有酒斗十千斟之何者不陶然數節起舞
各發興繁絃急管滿四筵喜我犬馬齒半白翰林遊
戲交少年春未七日晷漸永淹留秉燭亦可憐子君
自今尋舊好遊花吟月裁詩篇



伏乞 邱介

香 政達
頓首再拜

庚辰四月廿六日

會場文稿

芸窗

即席探題

會業講義

論語父在觀其志章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不改父之道可謂孝矣。夫孝也者。所以事親也。事親何如。生承順其志。死紹述其事。承順其志。如之何。記所謂。聞於無聲。觀於無形。若是耳。孝子之事親也。夏欲其涼。冬欲其煖。食欲其嗜。寢欲其安。無時不思之。故先意承志。親不命之而不敢違。謂之養志也。若夫朝雞夕豚。嘗而薦之。薦必以酒。豈不亦為養乎。然君子之所謂孝。養志為大矣。若此可謂愛

三年之喪孝子不言
事恐無心於其改年
否

養其口體耳。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能觀其
志。承順之矣。得為孝乎。紹述其事如何。亦如武
王周公耳。父始之子能成之。孝也。父始之子乃敗
之。不孝孰大焉。武王周公可謂能繼志述事
者矣。武王受命。君臨於天下。垂拱而天下治。
文王之德。於是大行矣。可不謂孝乎。夫孝子之
於親。事死猶事生。寧可死父而一朝乃改其道
邪。是誠不忍之心也。亦所以不敢自專也。雖然。若
使有大不可忍者。何必待三年。有人於此。其父
月攘一雞。父死。亦若是。語人曰。父之道乃然。是
奚得為孝乎。故其善者。終身謹行之。其不可
者。三年而徐改之。所以不顯父之過也。若不幸
有不可待三年者。詳察之。視其必不可。而改之。
是亦所以全其孝也。雖然。不忍之心。未嘗可不
有焉耳。縱使父之道萬萬不善。無其心而改
之。亦為不孝矣。故生則承志。死則繼事。死猶
不自專。蓋孝子之行也。

初復念六場

山根 微再拜

會業文顯

論語溫良恭儉讓章講義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容之加厚也。良質之純美也。恭心之致敬也。儉事之節制也。讓接人之謙遜也。得字與異字相顧。而夫子不求政之意自見焉。於是乎可謂子貢善觀聖人矣。夫政治國之大綱也。而民之治亂繫焉。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苟爲政不得。

其人。國人而豈治哉。不可不慎焉。聖人之道二。曰
脩己也。曰治人也。而欲治人者。先脩己。己未脩。而
能治人者。未之有也。中庸曰。居下位不獲上。民不
可得而治。故爲政聖賢之所欲也。又曰。獲上有道。
推至於明善。故無其德而得其政。亦君子之所不
欲也。而有德必爲政。亦自然之符也。蓋夫子生於
周季。悲世教之衰。痛禮樂之壞。崩而身不得王侯
之位。時不遇明王之興。於是乎有鳳鳥之歎。而憂
世之心未嘗已。栖々乎于七十余君。未嘗休。故曰。
苟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佛盼之召。公山氏之

請。而將行焉。蓋不可已之仁也。其然。故夫子之每
邦而聞政。遣彼就此。所在而任其事者。非以爲名
也。非以爲利也。將以明其道於天下也。蓋夫子之
素志也。其每邦而必聞其政者何也。蓋夫子盛德
之至。時君敬信。與其政也。豈夫子之所欲哉。詩云。
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夫溫良乎。恭乎。儉讓乎。
皆不自高之德。而與抗顏盛容。賈名銜才者相反
矣。如此而得政。是夫子之所以爲夫子。而中人以
下之所能爲哉。子思曰。君子之道闇然日彰。信矣
夫。謝氏曰。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

容尚能使人興起。可謂善讀論語矣。豈啻想見其形容。有此德而爲此政。余觀其國安民治。上下化其風矣。苟無此德而聞其政。非求之而何。非容悅之士。則諂諛之臣也。而其所志亦名耳。利耳。要之小人之歸哉。豈君子而然哉。噫。後世之譚道者。或曰。曲寸直尺。聖人之權也。孟子之言失矣。於是乎不脩其德。而唯政之求。甚矣其惑也。夫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因是觀之。所謂譚曲直者。實夫子之罪人也。夫余故曰。夫子之每邦而受政者。行其道也。必聞其政者。時君與之也。時君之與之者。夫子致之也。夫子之致之者。以五德之在夫子也。五德之在夫子者。非有意而爲之也。而後此章之義明矣。

平田淳 再拜

會業講義

論語學而第四章

朱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夫古之君子。無所不由已矣。其逮人接物。皆所以達之也。大學諸書之教。為然。信與忠。德也。所以為信與忠者。行也。德存乎心。而行接乎物。不存乎心。則無德。不接乎物。則無行。合德與行。而后為能備。故為人謀與朋友交。雖在接人之上。而其本在忠信。大抵斯章之義。在忠信習之三字。謀也。交也。傳也。所以載之之興也。聖人之門。顏子沒之後。人多推曾子。曾子惇

厚精切。又非他弟子所敢及矣。觀此章及他曾子之語。而可知也。人或曰。聖人之道。在治人而已。當其脩身。欲取之信已。甚似與曾子之言不相肖。仁齋先生為曾子一生之學。此章盡之。可謂深知曾子矣。雖然。余以曾子之辭。聞一言。則皆足以知曾子之意。如之何。則以其皆發乎中心。實之也。古人於曾子之言。欲特致意。有以哉。傳不習乎。朱子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物子以傳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弟子。駁朱說。或其然乎。且上句皆以而字送之。此句獨無之。不可一讀也。已未習

熟。而以傳人。不啻誤身。且以害人。君子固所不忍也。蓋亦自檢之辭也。

會業講義

論語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章

朱註。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甚為的當。凡天下之事。未有不謹之於其始而善其終者也。與人言。語約信。謂之信。言而踐之。謂之復。若輕約信。而不合義理之正。則他日雖欲踐行之。而有所不能矣。是其始不以非理相約。而近於義。則今日所言者。他日皆可行。不待復而已。知其言固可復也。敬以待人。謂之恭。若恭而

不得交際之節。則雖欲自立。而所不能矣。是致恭於人之時。不以足恭取諂。而近於禮。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卑賤。而知恥辱之已遠也。與人相依。謂之因。終身依歸。謂之宗。若相依而不擇有德之人。則雖欲不乖離。而有所不能矣。是偶然因依之際。審擇賢否。而不失其可親。則一時定交者。終身可託。不待宗而已知其可宗也。可見人之言行交際。惟能善始者。自能善終。與其悔之在後。不若慮之在前。不然則朱子之所謂。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何以得免乎。如彼小人

者。當與人約信。於未言之前。不能先度其言之合義與否。而輕言之。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則是不義。雖有可踐者。是實幸耳。其致恭於人也。當拜則不拜。是不敬。不當拜則却拜。是諂諛。然則可恥可辱者。皆在我也。其親人也。不擇賢否。而從己是親。一無益於己。而反為之受其禍。何依歸之有。豈可不謹乎。

初復念六場

張諒再拜

會業講義

論語賢賢易色章

新注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見四
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游氏之
說確乎不可破也。夫學者何也。所以明道也。道
者謂中庸曰。率性謂之道。是也。人生而有仁義禮智
故具所以為其君臣父子昆弟朋友之道。然自非
聖人所拘其氣稟所蔽其人欲不能全天性。
故聖人使導之而由其道以明人倫。聖人既去道
混亂民無所從而受教焉。於是乎欲學聖人之

之性

道者。惟其詩書禮樂而已。然詩書禮樂豈
他也哉。又不離人倫之外耳。彼四者。人倫之大
者。能行之人。必生質之美。全其性者也。故子夏
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夫子夏聖門以文
學名。得親炙於聖人。所學者。其言如是。則
所謂學者。可知矣。

菴川親正 拜

會業講義

論語學而篇第三章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學者以成實德為貴。辭色
間務為華藻。以悅人之視聽。豈學者之所為乎。辭色
則外也。人叨務其外。終亡其實德。內成其實德。則何
必外為巧言令色之偽乎。語曰。誠於中。形於外。雖有
其於辭色不盡者。人自知其實德。小人則以無其實
德。飾辭色以欺人。是再其過者也。豈鮮矣仁已乎。其
為害也太多焉。故程子解之。以知巧言令色之非仁
則知仁矣。直曰非仁矣。此章聖人言辭不迫切。而警

省學者最深哉。欲學者知仁之急。而識其所以當務。與其所以可戒。苟人欲動於中。則心私。私則不能無是蔽。有是蔽。則偽所以增長也。偽增長。則德日亡。學者不可不深察矣。

初夏念六場

八木直溫再拜

論語慎終追遠章講義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喪為人之終。人子宜盡其哀戚。是慎終也。追遠。謂三年之後。已去親轉遠。而祭時。宜極其誠敬。是追遠也。在上之人。於其喪事。慎重不敢苟。於其祭時。惟歲月已久遠。而猶且追慕。而不敢忘。行斯二者。下民化其德。而志行亦歸向敦厚矣。記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民性本厚。而但溺于利欲。故相率而陷於澆薄也。故欣新忘舊。信近負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為民上者。必信以慎其終。必

誠必敬以追其遠。正風化之本。則既失於薄。復適還於厚。猶久出而歸也。上好之下。必有甚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一家有仁。一國興仁。君德既厚。則民咸歸焉。是以曾子語孝之可以化民之義。以克明人君之德也。其義顯然初明矣。

八木景一再拜

論語學而章講義

天地之生人。莫靈焉。故曰陰陽之精。五行之秀。先哲豈欺我哉。然而距非睿聖之資。則不能無稟氣之偏。於是乎靈為之蔽。而不能自明。俟先覺之教。而後喻。故曰學殖也。人苟弗學。則混然野之人耳。譬諸不毛之地。既學而後。德慧殖焉。術智生焉。炳菀乎為君子之人矣。若地而不亟種。雖有雨露之養。何以克生焉。人性非孕善。則亦奚能得為善人。學之為殖。其義亦大矣。然學待習而後成矣。苟得諸聞見而已。則不為三寸之學者幾希。而學習之道。亦欲及時。故古人汲

汲譬分陰。璜寸晷。唯恐不及也。國語曰。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複。古之人汲汲乎學。其如斯也。夫觀彼追人於道路者。其未及之也。氣躁心急。喘喘乎窮足之力。猶恐失之。其既及之也。於是乎氣降心夷。前之喘喘者。洒然如忘。豈不欣然怡悅乎。學亦然也。及時而講貫。習複。其修乃來。嚮求之之急。今而得之於其躬。與彼追而及者。亦安異乎哉。而言其樂。則猶未矣。孟子之論樂也。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其與少樂。亦不若與衆。故學問切磋。亦待朋自遠方來。而後可以言樂矣。而育天下英才在其中矣。

豈不快然愉樂乎。蓋以人之來為樂者。人之不來。可以為憂。人之常情也。而君子則不然矣。反之於身。而脩在己者。不責之於人。而求在彼者。我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已。學明德立。仰不忤於天。俯不愧於人。是自君子身上之樂事。人之不已知。於我何與。於是乎毫無愠怒之心。豈不泰然知命君子乎。故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學也者。所以學為君子也。學而不得為君子。不若弗學也。古之為己。所以為君子也。今之學者為人。所以為口耳之學也。苟為人也。於是乎矜傲謾欺。怪僻放誕。無所不至。

辭言^而行。儒名而賊心。不免為小人儒。學問却為一種戕人之具。不亦可悲之大乎。夫子憂其如此也。為學者懇懇勸喻。此章三節。亦發其蘊矣。曾論二十篇。雖繁。不出乎是章之外。則是章謂之一部小論語。亦可乎。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然則是章亦夫子仁智之事。於人不知。亦泰然不動其心。又可見其勇矣。故是章雖勸學之言。亦隱然夫子自叙矣。編者以此置卷首。最見其用心之深切。孰謂論語無條理邪。

芸窗主人

周南集

序

唐詩趣序

今歲四月余從 侯至于東都同僚倉君自昌平齋
新刻來曰此唐詩趣也將與世共之以子之有兄弟
義於吾乎欲得一言并其首云受卒業則倉君自有
序而對馬森君以當世名家爲係一篇是無復用不
文之辭余嘗有一說請爲倉君誦之蓋聞之詩性情
之聲也無尋靡以見乎性情矣今詩猶古之詩而儒
者或謂無益世教何用詞章爲是言之是乎孔子將

紹先王而垂百世之訓書易春秋而不足何取於里巷歌謠之作哉且三百篇若律以今說媚言曼辭枝葉繁衍理鮮而文浮言華而實匱比佗經議論之深切著明則亦爲無益世教者耶若謂今詩與古之詩有異則孔子之心荒矣假使二南雅頌悉出聖賢之徒邶鄘諸國豈皆風化之民里巷歌謠聖人有取焉今詩猶古之詩矣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可以暢幽鬱可以飭歡娛其言不爲典要邪唯古者誦往篇以通其心後世自賦以達其情雖有時俗之不同用則無異詩之有益無益於我其權由已使人不

言則已如使有言詞章何可舍焉若之何一切廢絕令斯世無風雅之事若夫一生精神注諸五字七言比較短長享名於此揚得意莫以尚焉者則丈夫之七尺何堪簫之簧籟之竅余不願爲此且孝孺憊矣獲倉君此篇藏之他日倘授簡贈言之役取諸其囊中以賦之倉君所彙多多益辨則亦今詩猶古之詩已林林總總邪正唯取倉君之勞不亦大乎海內之士自賦者亦將飽倉君之德何啻孝孺之憊哉趣乎趣乎亦唯自取乎爾未知倉君以爲何如

書學精要序

草君以善書遊於東都書名日起會屬先侯好書
延致於國而名益彰矣不佞不善書又不學書然每
觀世之肉無骨膚無筋者未嘗不蹙頰而退也及見
草君所書冷然有御風之致爽然自失嘗評謂譬
諸姑射仙人落於人間冰肌玉骨皎然乎垓垓之表
悲哉書者如是其高而世俗好色猶且少乎莫有媚
嫵容

大禹謨

禹成厥功厥字作上勾厥二字敷四海敷分也言分別九州正其經畧也

東于帝謂堯舜艱厥后艱字義深言艱憂為厥后則莫若舉賢者也

然則乃改乂若茲茲字作上勾士嘉言為嘉言者

稽衆舍己從云我嘉言罔攸伏無怠政事

善政者惟德政本在養民正德也民德民用民生

戒之之字作焉之者地平天成互文念茲在茲上茲作皋

陶下茲作皋陶之德予正正政也刑期于無刑

刑故故不蔽有司刑不蔽法

課業文題

樂毅論

樂毅仕魏，為魏使於燕。王以客禮待之，遂委質為臣。為燕攻齊，五歲下其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而昭王死，惠王立，遂為齊人所間而畏誅，去降趙。蘇子曰：樂毅亦縱橫譎詐，貪利之徒耳。始齊之縱，又間也。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於是。惠王疑之，召毅而遣，騎劫人遂以之歸罪於惠王。惠王固不得無罪而

毅亦豈得無罪耶夫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而毅始仕魏使于燕以燕客遇之不及報命而遽留委質于燕此無他彼貪其利也方其狗齊也精甲利兵數月之間下其七十餘城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及而解而城固勿論而已然而其經數歲未拔者何也傳曰慎厥終惟其始彼始業已怠君貪利而委質于燕安知亦非怠其君貪其利而欲自取之哉是惠王之所以不能無疑也毅苟無此心乎吾意以爲方其台之也宜歸而待罪誓死明其無戢而已如此則雖死亦何悔之有不此之

能從畏誅而去不受其君不顧其美苟偷其生而唯利之逐焉在其爲忠臣哉亦焉在其爲美士哉吾故曰毅亦縱橫譎詐貪利之徒耳詩曰靡不有始鮮克有終有始猶且不能有終況於其無始者乎

山縣衡

再拜

草藁

草稿

臥病

半月懷病對藥鎗三更飽睡伴燈檠臥茵預喜西成
美徹曉葵、社鼓色

半紅楓

霜落江頭秋水寒教林楓樹直還盤天么一夜將奇
子添得葉枝兩段丹

月

十二回虧十二團就中傷客是秋有霜是款枕明如

晝一夜為伊得睡難

厂

霜滿長天月色涼
幾翻排字向衡陽
生憎一自帶邊
簡告使愁人憶故鄉

中

空指唧、喚眠醒
九月秋深白露清
孤客即今衣未
投織機色急下殘更

持衣觸感作

九月星寒及投衣
城頭怨婦思依、可憐夜、堪頭

意持向遼東月裏飛

秋深

柳蕉花已萎庭柏實將黃
山色多時瘦村容積漸荒
虫梢在堂壁客未投衣裳
暮春猶窗裡林間現洞房

九月十三夜仲秋在家与友人用筵故及

新月賞期正露妍得朋研
允小佳筵即今作客遠天
外只有清光伴獨眠

秋成

四野秋高天氣清
決旬年晴旱西成象
昇平見得誰家

婦女稚負孩兒拾穗行

野廟

一叢原上廟散步憶古人喬樹幹全朽胡枝花已春
碑文存古旧鍾銘到今新函魄在何處悲風日夕頻

寄杲

見得人間憶斗筭心中万事已全拋先生五蘊藏盈
腹誤受便：弟子嘲

食橘

香橘經霜盤上堆黃中其美滿頤頰陸郎丹老今猶

在食指不搖分一枚

海藏叔父自皇都聞飯於鄉定有此寄

遙聽皇都客遊蹤不誤朗朝拜朋石浦暮泊高沙渚
翁子迴車日相如過柱時自斯負郭裏肘後有方奇

秋晴

一犁雨過已深秋無限年晴獨倚樓喬園花開千里
雪拂條寒綴半空疎收斂農叟傲飢崔贈餉村僮課
老牛向晚不堪旅懷切新詩聊且寫閑愁

玉江口號

白露秋高漸作霜，
鳴陣，更憐涼。玉江浦水色如
劍，不剪愁魔，百萬強。

即更

努力供來性，自閑揭却樵窓。且破顏萬林秋脫，斜陽
裏別畫一重山外山。

暮秋即事

旅亭積漸欲殘秋，
淒慘欲毫生。屋端猶剩高瓦，
舫未盡菊花籬落，有難前。

初令

寒稍覺，新寒加酒量，
袍衣紅補紅當心面。已聞曉蟀入林
表，糊紙今朝塞小向。

俯請

林尚弼再拜敬

學宮秋試文題

平舟府論

史補
平重盛造熊野祠祈死歸得瘍疾適有醫至自宋其
父清盛欲使治焉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
命也遂不使治而薨敬字子日重盛之忠孝於是乎
有缺矣夫清盛何人也暴讐悍猾蔑君矜功者也彼
以其心而身居人臣之極位手握天下之權柄跋扈
於朝廷睥睨於同僚忤者即誅諛者即寵且其子弟
親屬皆列於卿相之間后則其女天子則其女所生
而擅張威福慘毒天下故君臣上下少有憤怨者切

齒啗罵不有不欲履其宗者然而未遽亡者何哉以
有重盛也何則重盛能修正其身孜孜而不敢怠陷
仁行義怯於私事勇於公事當時稱為沉重而上奉
君諫父下訓戒其子弟臣僚然自有古昔君子之
風而宗盛輩則不學無術見父之誅法皇遷王都猶
見越人之張弓向秦人忽焉不顧無嘗有一人之能
諫者豈惟不諫亦從德運之宜後取檀浦之敗而身
死家亡嗚呼亦不足言也吾故以為平氏不患有清
盛而患有重盛有重盛則思慮百方欲使父不陷於
不義不忠故清盛之虐亦不以至甚也不然則雖無

清盛亦其餘子弟豈無復清盛哉今夫一箇廢屋瓦
摧壁壞為風雨所侵破而猶骨立未遽顛覆者何哉
此無他柱石堅固也夫柱石堅固故雖瓦壁摧壞亦
可因以修若使柱石從瓦壁而覆則豈又可遽修哉
重盛亦平氏之柱石也故雖有清盛之虐使重盛猶
不死而嗣其後翼戴王室戒飭子弟君臣之分能明
則當不至亡其宗而朝廷亦因以安也然則重盛之
存亡係於平宗之興廢豈獨平宗之興廢亦不亦重乎關於朝
廷之安危然而重盛不憂之先父而死此何心哉曰
重盛之死天也其如天何曰否吾不責其死而責其

心。夫忠臣孝子之事其君父也。乃忠。乃孝。死而後已。不宜有苟死而欲免其艱難之心矣。稱其祈於熊野祠而得疾者。安知其不出於妄傳耶。其疾天也。其死亦天也。雖然。誓依父之言。使治之而可。而辭由此觀之。其心必曰。興生而見父之虐。孰若死而不知之愈也。不嘗憂身死則朝廷亦危。宗族亦從亡。此雖有不忍之心。豈誠忠臣孝子奉事君父之至心哉。故曰。其忠孝於此乎有缺矣。吾嘗以清盛之與重盛比。始皇扶蘇其父虐而子孝則一也。然始皇則不聽扶蘇之諫。而使北監蒙恬兵也。清盛之讐悍未至如始皇則

重盛之諫亦有時聽從焉。夫始皇難與而扶蘇亦疎。清盛猶易與而重盛亦不至疎。以其易與之父不疎其身而不能有遂其諫之心。而有欲先死之心。嗚呼。惜哉。斯人而有此心也。雖然。重盛亦一時之賢豪也。不失其爲忠臣孝子矣。

丁未歲

學宮秋試

初冬中旬草書

丙科

平亦府論

初冬
中旬
清書
下唇

史稱平重盛造熊野祠祈死歸得疾適有医至自京
清盛欲使治之重盛辭以失國體且曰兒之獲疾命
也遂不使治而薨余謂重盛之忠孝於是子有缺矣
夫清盛果鸞萬君矜功身極人臣之位手握天下之
柄跋扈睥睨忤者即誅諛者有慶且其子弟親屬皆
列於卿相后則其女天子則其女所生而擅威福慘
毒天下故君臣上下莫敢不憤然切齒者而未遽亡
者何哉以有重盛在也何則重盛能正其身蹈仁行

義攷：不敢急。當時稱爲賢者，而上奉君諫父，下訓
戒其子弟臣僚。然有古昔君子之風，而如宗盛等，
率不學無術，見父之凶，法皇、遷王、都，猶越人視秦人，
之肥瘠，悲焉不顧。無嘗有一人之能諫者，豈不惟不
諫，亦從而德遇之，宣矣。遂至廢宗絕祀，吾故以爲平
氏不患有清盛，而患有重盛。有重盛，則處置區畫，得
其宜，當使父不陷於不義，清盛之虐，亦不至於已甚。
也。不然，則雖無清盛，其餘子弟亦安知不爲清盛哉。
今夫有一廢屋焉，瓦摧壁壞，爲凡兩所漂搖，而猶未
遽顛覆者，何哉？無他，柱石堅固也。夫

學宮秋試

題歸太來圖

三徑依然五柳莊，又應高
卧傲羲皇。昨非已被悔此身
誤，今是長將與世忘。酒自

生涯閑富貴
雲元天造好
文章請看當健在日
東籬菊便
兆先生晚節香

山縣半藏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朱子曰黨類也愚按以言君子小人之辨不可不
詳也故雖其過誤之無意而發者猶不輒棄而輕
視之也君子之常處其身也仁義禮智存之於中
恭敬遜讓行之於外而必欲黽勉而無一時之間
斷也然賢者猶未能無過誤也其過誤者而平
日所志之餘意猶存焉故或過於厚或過於愛是
所以於其類也而能於以觀察之則其仁斯可知
矣若小人則平日之所為不過於惰慢邪僻貪冒
私利等事亦嘗片時及於善事而或至見君子則

狼狽急遽改其容貌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然而至過誤之發出則平日所爲之餘意忽然迸出
焉故或過於薄或過於忍是所以於其類也而能
於以觀察之則其不仁斯可知矣言其_{仁之可知}和仁耳者
亦必知仁則不仁之可知不待言故也嗚呼見人
者可不慎且詳也哉

安信

再詳

松下村塾課業文題

雲說

凡在於天地之間者皆靈矣。而無靈於雲者也。其在
於玄間也。盈虛無常。往來不定。風之所往。雲必從焉。
雲之所往。而又必從焉。雲不得風。則不能往來於玄
間。而不得雲。則不能潤澤於下土也。以三者相順而
不逆。則天下自得豐饒也。夫雲者。人君也。風者。諫言
也。兩者恩澤也。人君能聽從於賢臣之諫言。則恩澤
及於下民。而天下自安矣。嗚呼雲乎。豈不靈也哉。

通計百三十九言

侯各辨

信也。僻居於陋鄉。十數年于茲。環堵之室。終得以容
身焉。文餘之席。終得以安身焉。而食粟之人。數人。而
田僅數畝。耕而不足以支之餓也。服衣之人。數人。而
桑僅數株。蠶而不足以禦之寒也。而外有微祿。故非
年豐則終得免於餓寒。若一遇凶歲。則餓寒交至。涕泣相
對。而上有君。則奉之有道焉。無道則非祿以事於君
也。曰有甲胃焉。曰有刀鎗焉。曰有朝服焉。畧如此而
足矣。其困窮於貧賤也。如此已久矣。故終得勤儉省
費。而以一歲矣。頃者。有客告信曰。外人有謂吾子

各而誘者。早不辨之於其小。則誘議愈大也。信曰。然。
夫清世已久。則人皆趨於華美。故古之所謂奢云者。
今之儉也。所謂古之所謂儉云者。今之奢也。所謂何者。昔者紂
王。作象箸。君子以爲奢焉。而紂天下之君也。猶且然。
今之爲糜人者。皆以爲象箸小事也。何足數乎。皆作
銀箸。安而以相飲食。突而以相誇稱矣。箸猶然。況其
他乎。然則彼之所謂儉云者。私也。吾之所謂儉云
云者。理也。理與私。其是非不言而可知焉矣。凡大夫
丈之志道者。安其理此而已。何顧乎其外哉。經不
云乎。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夫聖人之
不欺於世也。可知焉矣。然則庸人之所誘。固無足怨者。
而亦教誨之也。如此。則彼自知信之所爲之非奢。而
己之所爲之奢也。孟子嘗謂人曰。予豈好辯哉。予不
得已也。信也。於此亦云。

代某生與清水赤城書

月日。某謹奉書於赤城清水先生座下。僕自幼而好
讀兵書。嘗讀孫吳之言而以爲自後世不有復如古人用兵
者也。因常語人而歎息痛哭矣。已而又奮曰。吾何責
於人爲哉。孫吳人也。吾亦人也。吾當自至也。而未見
其驗也。因又常語人曰。嗚呼。今世豪傑之難得也。實
可悲哉。自康慨而不已也。久矣。祇有客新自戎都歸
者。謂僕曰。頃有清水先生者。能以兵學教後進。後
進之士。輻湊於其門者。不知幾千人也。其爲人也。篤
厚。能教人而面無倦色也。客去矣。僕退而自以爲畧

聞其人。未見其人也。故半疑而未能信焉也。再求。每
聞有自武都歸者。則疾速行而問焉。然未有得其信
焉也。其欲知先生之實然否之急也。如飢渴之於飲
食也。有其氏者。與僕旧識也。其爲人也。端正。友非其
人。則不交焉。師非其人。則不師焉。其所志者。甚偉矣。
聞^而頃者學於先生之門。而後僕始知先生之爲人也。
實如向者之所言也。頃者又得見先生之文章。及書。
其文也。能^而慨^而患世之切也。論兵之詳也。變化百
出。有渾：泥：而不可測者焉。其書也。字格端正。巖
：之餘氣。自溢出於筆外也。而熟讀之。則恍如與先

生相對。而接其聲容焉也。於此。又知向者之所謂。能
教人而面無倦色也。云者。則以天下爲己任也。而復
喜曰。嗚呼嚮者之爲。不有如古人用兵者。於今忽有
之矣。僕不勝欣喜之至也。嗚呼先生。能慷慨而以天
下爲己任。然則天下後進之士。成與不成。責在於先
生。夫責之所在。則毀譽必隨焉。其任也。重矣。方今西
戎猖獗。頻覬覦於皇國。此則僕之所患。而責成於先
生之秋也。何者。則海路四達。彼之所未者。環海皆是
也。十數巨艦。晨東爲夕。西爲。未易測焉也。而先生之
身。一而應之。則奇智虽多。良策虽繁。豈易禦乎。況東

西南北相隅之數千里乎。切謀思。今夫以先生之學。以先生之力。必能切之於方今。而率後進之士。後進之士亦一先生是聽。黽勉而不怠。則其成也可立。後進之士。況武都諸藩有志之士之所輻湊也乎。而毀譽者。聖人猶且所不免也。然則爲大丈夫者。夫不當懼也。凡如此。則先生之責可塞。而西戎之未亦豈不易禦乎。而僕責成於先生者。亦爲天下患焉也。嚮者忼慷激烈。而患爲天下不得其人。今已得其人。不可不以言。今已言其永患也。惟俟其是非焉而已。某頓首再拜。

送松邨父祥序

傳云。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其戒者在焉歟。松邨子之家。世業醫。夫醫者。衆人之司命也。然則其術也。豈可不精哉。精之有道。曰。志不弛。則不可精焉。弛之有道。曰。非禁目之欲。而不使放逸。則不可弛焉。若夫。不禁其欲。而放逸焉。則至慕少艾之情。深而亂其心。而學醫。亦何異所謂學奕。而思鴻鵠者哉。此見其術之不可精也。若夫。不精其術。而輕忽焉。則一亡之藥。而至欲救人於死。而却致之於死也。亦何異所謂曰。非我也。歲也。者哉。亦見其不仁之甚也。夫不

禁其欲而放逸焉。與不精其術而輕忽焉。一無可者也。若如此。而因循陵夷。遂不奮。則惟其世業之墮哉。其身亦隨而亡矣。原其本。則曰。在不禁其欲也。嗚呼。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豈不悲乎。然則大丈夫之有志者。可不勤而禁其欲哉。松邱子。與余同塾生也。今將去而學醫也。知其決不如前所言。而亦切。偶：之意也。彼耳目口鼻之中。而目為最甚矣。余故臨其公。舉其甚且切者。告而以為戒。云再。

通計三百三十三言

論長槍

夫有古有益而今無益者。是彼有善於此者。而奪此用也。如弓弩之於銃礮是也。有古可用而今不可用者。是不鍛鍊其術於平常也。如長槍是也。或曰。長槍手雜卒耳。而兩軍相接之際。則貴育之勇。猶且難乘焉。而況以技藝不熟。心膽不練之雜卒。使在陣頭乎。不如不用之。之為愈也。或非之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兩軍相接之際。長槍隊長。自先率卒。迅疾衝突。乘之。是惟由隊長之有勇忠耳。豈憂其技藝不熟。心膽不練乎。此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之論也。

夫人之為氣以於為輔佐而氣之從時有盛衰也譬猶草木之因春秋之氣榮枯也、故當
 於爭執之久也、雖里巷之野人亦自有憤發激勵之
 氣也、是織田氏之所以得用而使在陣頭也、當於昇
 平之久也、雖世祿之士其氣概皆柔弱委靡、野人固
 勿論已、故方今用之者實為難焉、雖然非如弓弩之
 於銃礮然、且織田氏而有利則豈有今而無利之理
 哉、故未可遽廢焉也、而可用則然、雖然徒托之於勢
 曰、隊長有忠勇而率卒先之、則其技藝之不熟、心膽
 之不練、一無所憂也、則亦未可為得也、其所謂勢者
 則誠然、雖然其技藝心膽不練熟、則其不能進也、必

收山野之夫而祿之、則
 久之而亦無異於見卒
 之系弱矣、若夫今者、則
 世祿之家、恩報之子、竟
 用之而無能、何假謂焉
 哉、卒之力之為、當今之
 務、唯陳而已、然如此夫、或
 得遇於事、固不可惜而不
 取也、若祿之則此有事事
 之日、亦為未晚也、當此
 之姓名、既在公簿、果能否

矣、故曰、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之論也、今夫里巷之
 野人、固不可用、而托勢亦未可也、然則何用可乎、曰
 為方今策之、無如收山野菟獮之夫、而別置長槍隊、
 與之祿、使之講習其技也、何則、菟獮之夫、荷銃帶刀、
 常往來於山谷之間、以獲獸為事、而如猪則或夾銃
 而不中、則怒向我、一能占彼鬪爭、而決雌雄於阻險
 之間、利刃刺之、深宰陷之、是獵夫常事耳、如此、則
 可謂心膽已練也、而收之以充其隊、使之平常講習
 其技、則久亦可熟也、以其已練、已熟之心、膽技藝而
 當有事之際、使之在陣頭而戰、則古之用而有利者、

今而可復^得用^矣欽此惟爲方今策之耳至我國豈鮮焉哉

大意以爲長槍固不可廢而唯求之於勢者亦未爲足
宜得其人而用之也是頗得斟酌然曾不求之於勢則
猶人有筋骨而無氣血也何以能行能走乎而論中有
知其一之語則安知以來之於勢者爲能得而加之以
提長槍乎也抑亦安知論者不用意而出是語也

安田辰之助

仲春

會稿

太華詩社

春郊

韻隨意

萬轉江山郭外開
乘春郊野晚徘徊
何邊冶服浴沂去
幾處佳人拾翠來

中島貞固拜

舊態聖融寒已老
天真花發暖初催
阮脩未及杖頭百
好向旗亭一醉迴

郊外又
春風
疎杖
柳頭
好
橋邊
有
餘
賣酒壚
興
不孤
西
步
煙
無
錢
在

轉風又
起見
子
以
中
白
相

不錢訊騷
似空以客又
阮郊春孤
公店靜節
醉無百
裏除花
遊酒丘
周布蘭村

又
獨步春郊中望遙
帶衣歸下入時宵
吾曹拋去杖頭
破度仲夏二橋

三浦義之

又
東風始起病餘身
城外探來十里春
綠州如煙滿田野
翠楊若髮亂江濱
花邊芳草長

湯淺明中

頻呼友雨後青山不
負人杖藜無錢還
樂若生元是愛清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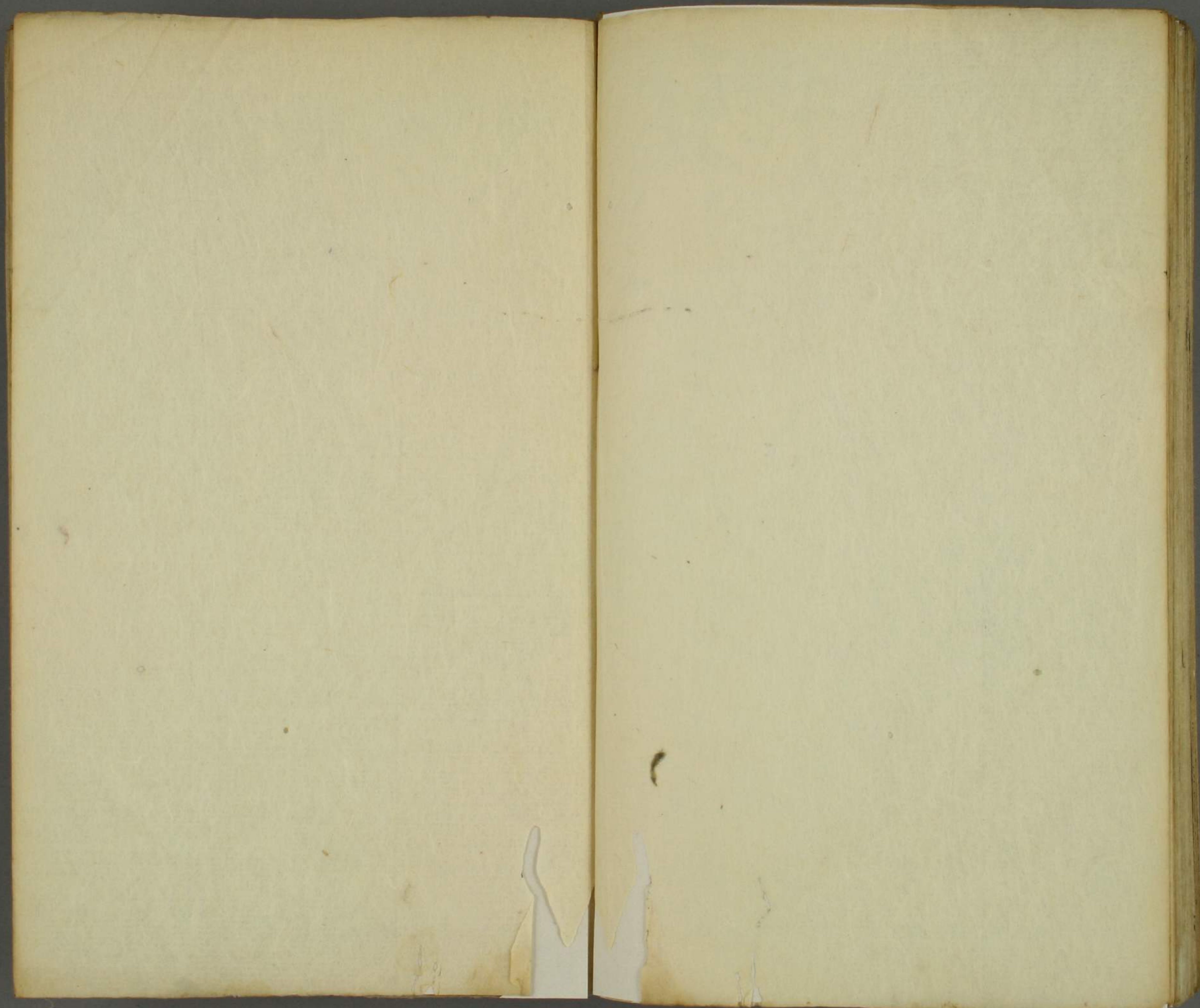
又二首

主人相子

旭日紅霞照水涯
女兒指翠且游娃
不知啼鳥出花外
無限春情醉阿誰

買醉孤筇移步遲
不妨滿面野風吹
以村口黃稻生暝
殘紅留在杏花枝

孤村花樹雨初晴
眼見歸鴻過海城
日暮西山
春色裏晚風吹送暮鐘聲



仲夏念

業餘稿

谷筆

後題

湖村夏夕

年睡起分顏

○
茅屋枕肱午睡催翠簾
○
鳴蟬忽破還家夢
○
又

清竹長松綠作陰
○
又
窓臥風冷雨餘晚
○
則見西山斜照沈

當年困臥幾時涼
風陳暮竹簾
已驚剛夢梁頭燕
飛去未笑我疲

又

昼靜虛堂睡味成
枕痕透身夢魂驚
竹窓斜日鐘古鄉
看點歸鴉迎紫堦

又

薰風細動簾清日暮
幽窓眠始驚

板屋閑闌過雨
綠柳堤閣起蛙聲

又

一窗涼風拂枕邊
憑窓橫簾畫如年
醒來欲解殘書
藉一樹蟬聲又促眠

甲

又

薰風吹送入高樓午靜南窓眠轉添

一樹鳴蟬忽驚夢已有斜影透疎簾

又

午夢醒來日影殘煎茶鼎上沸清烟

更思今夜何眠用攬吟心倚竹欄

又

午夢漸驚時及中舉臥庭上而痕新

竹窓搖扇披襟外送至清風涼氣真

又

睡後回臥屢欠伸西晴庭樹小蟬頻

獨把芳茶還獨煮話得斯中幽味新

又

已

南窓夕一睡盡如年醒至已疑聞鳴暮蟬
不枕上不知
不管獨去矣易若夢中夢得小神仙

又

午夢醒來斜照沒雙鵲鳴過屋簷前
亭午天杜
滿山煙

試掃清泉奉手煮却憶通霄又妨眠
不自
得品茶
不苦

聲喚夢滿林蟬睡起日長二寂然
起見
應認桐頭夕陽裡前川笑語待涼船
承

又

無楊柳綠鎖空窗陰裏杜鵑驚午眠
燕語喃
眠起攢書還懶啓西山見盡夕陽懸
欲到

又

繫船柳陰牽牛眠涼瓜細水涓涓
家漢童喚起道熟應暮春敬萬見西村以龍洞
歌枕南看爐上

又

溪間小屋竹楊經渡笈庭池引瀑泉
畫蕭然竹通
睡起呼童靜相對命茶分韻時聽兩三鶻

總計十首

